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安峰 日期： 2008.4.1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印刷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 安峰 导师签名： 晁中辰 日期： 2008.4.1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叙议结合的史论方法,以时间为序,分明前期、明中期、明后期三个阶段进行论述。以每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帝王采取的海禁政策为主线,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海禁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政治形势、社会经济背景、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以及帝王的为政禀赋等,意在揭示明王朝从洪武到崇祯 260 余年间不同时期统治者对待海禁的态度、制定的政策、采取的相关措施,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考察分析了明代前期(洪武—永乐)海禁政策的确立、演化及影响。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面临的是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严峻局面。他采取的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极力发展与周边诸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官方往来;另一方面对民间交往则严加禁止,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标志着海禁作为明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式确立,并被后世作为“祖训”而遵从。明成祖朱棣虽对其父朱元璋制定的对外政策做了诸多改革,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海禁,并在永乐年间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但是其受制于“祖训”,而未能明令废除海禁。

第二章考察分析了明代中期(洪熙—嘉靖)的海禁政策及措施。这段时期跨度较长,历经九朝,每朝当政者对待海禁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洪熙朝—弘治朝时期海禁政策再次强化;正德年间实行抽分制,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海禁逐步废弛;嘉靖年间海禁政策高度强化,以致产生“嘉靖倭患”。

第三章考察分析了明后期(隆庆—崇祯)的海禁政策。鉴于嘉靖年间“倭寇之患”的教训,隆庆皇帝实行了开海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隆庆开海促进了海外贸易的活跃和白银的大量内流,国内商品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天启—崇祯年间,随着明末政治的腐败日甚一日,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海禁政策时松时紧趋于废弛,朝贡贸易也名存实亡,一步步走向瓦解。

结论是,鉴于“海禁”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祖训”,虽然在具体执行中有松有紧,但是终明一世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敢于明令废除。这种恶例被后来的清王朝所沿袭,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演变成完全封闭的锁国政策,使得中国一步步走向落后。

关键词: 海禁; 朝贡贸易; 海外贸易; 商品经济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historical treatise method of narrate discussion union, take the time as the foreword and divides it into early period , middle period and last period. Take the maritime embargo policy which take each stage the representative king adopts as the master line, analysis different maritime embargo policy which releasing time background, the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has the positive or the negative effect, as well as the king's political talent and so on, it is intend to promulgate the Ming Dynasty to treat the associated measures from Hongwu to Chong Zhen 260 years of life different time ruler the maritime embargo the manner and adopts, as well as produces profound influence.

The text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has analyzed the Ming Dynasty earlier period (Hongwu —Yunglo) the maritime embargo policy establishment, the evolution and the influ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establishment, what Mingtaizu Zhu Yuanzhang faced with is the economy broken, the social agitation grave situation. The foreign policy which he adopts has the obvious duality: On one hand he develops the peripheral neighborhood relations vigorously, develops the official intercourse; On the other hand strictly forbids to the folk contact, to implement the severe maritime embargo policy. The Hongwu 14 years (1381), Zhu Yuanzhang announced officially “endures is close to sea people illicit intercourse overseas various countries”, which symbolizes that the maritime embargo take a Ming Dynasty's basic state policies official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ancestor is taught” by the later generation achievement. Although Ming Chengzue has made many reforms for the foreign policy which formulated by his/her father Zhu Yuanzhang, relaxed the maritime embargo greatly, but it was restrained by “the ancestor teaches”, and the public proclamation has not been abolished the maritime embargo.

The second part has analyzed the Ming Dynasty intermediate stage (Hongxi- Jiajing) maritime embargo policy and measure. This time span is long, goes nine dynasties, each dynasty has different manner for treatment maritime embargo. The Hongxi - Hongzhi time

maritime embargo policy's strengthening once more, the Gende year the maritime embargo become lax gradually, the Jiajing year the maritime embargo policy become highly strengthened, so that "the Jiajing dwarf trouble".

The third part has analyzed the Ming Hou period (Long Qing - Chong Zhen) the maritime embargo policy evolution.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lesson of Jiajing period "the trouble of the Japanese pirate", Long Qing emperor has opened the sea policy, to promote the ultramarine trade development positively. To Tian Qi - Chong Zhen period, along with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politics's corrupt, the disorder and the invasion continuously, maritime embargo policy became intensifies day after day, simultaneously paying tribute survives with a name only.

The conclusion is that ,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maritime embargo are "the ancestor who Mingtaizu Zhu Yuanzhang formulates teach", although the pine in the concrete execution has some different, finally not a bright emperor dare to relieve this to rub the incantation. This kind of abuse is followed by the afterward Qing Dynasty, and even goes beyond, evolves seals up completely closes off the country from foreign contact the policy, causes China even more to seal up, isolated in the world, long-term dissociation outside the world.

Key words : Maritime embargo; Pay tribute; Ultramarine trade; Commodity economy

导 语

在明王朝存续的 260 余年中,其对外交往所涉及的国家之多,地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仅从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来看,其足迹就遍及东南亚、印度、红海、波斯湾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据各种史籍统计,与明朝发生联系的国家多达六七十个。

明朝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在政治上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和睦相处;在经济上厚往薄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朝贡贸易,不计较利益得失。

可惜的是,这种宽和的对外政策仅限于官方交往和朝贡贸易。对待民间的对外交往,明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终明一世厉行海禁,严格限制人民群众到海外经商和求生存发展。所谓“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在明代之前,从来未有过“海禁”之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首开“海禁”恶例。既不允许私人船只出海,也不派官方船只出海贸易,外国商船也不许来华,中外物品交换被严格限制在规模甚小的“朝贡贸易”范围内。海禁政策带来许多消极后果,不仅影响了中外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妨碍了明政府对世界发展趋势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削弱了国力,赶不上世界蓬勃发展的潮流,使明政府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日益削弱,并导致明后期西方殖民者能够畅通无阻的控制东南亚地区。这使人想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消极地实行海禁政策是没有出路的,积极地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才是真正的自强之路。

对于所有从事明代对外关系研究的人来说,“海禁”和“朝贡贸易”都是自始至终贯穿整个明代的引人注目的问题。对“海禁”问题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也是经年不断,从近十几年的研究情况来看,它一直受到政界、史学界的格外重视,著述颇丰。著名的中外关系史专家张维华老先生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被学术界视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此后关于此领域的专著、论文多有面世,具代表性的有晁中辰教授的专著《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 年),陈尚胜教授的《闭关与开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怀夷’与‘抑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李云泉教授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 年 9 月),朱亚非教授的《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 年版),万明教授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李金明教授的《明代海外

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以上论著对明代海外政策的发展、演化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并对一些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考证和批驳。这几部著作旁征博引,论述精湛,有理有据,为我进行明代海禁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大有裨益。

明代“海禁”之所以被学界给予了如此的关注,是因为它是明代对外关系、海外贸易的重要内容,它对明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及后继的清王朝继续奉行这一国策并演变为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最终跌落到落后者行列。的确,明朝统治者推行海禁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历史贻害之遗憾,正是促使我选择本题为文的情结所在。为什么处在同一个历史时空段内,西欧诸国纷纷以刺激性手段来促进本国海外贸易的开展,而明朝皇帝却下令“片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明立之际,中国依旧为世界强国;明终之时,中国已逊于欧洲的活力与繁荣。不足三百年间,乾坤倒转,中华民族的命运急转直下,这悲剧之因,值得每个中国人不断地去求证。

以本人在写作中搜集到的论著和史料来看,在谈到明一代实行海禁的原因时,有的观点重经济,有的观点重政治,当然,多数论者兼取两面。在讨论其历史作用时,绝大多数人都持消极否定论,认为海禁不论对当时的民生、国运还是对日后中国社会的走向都是致弊而无利的;但也有意见认为,海禁的性质是御倭防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本论文的撰写资料除了参考上述各位专家学者的论著之外,还利用了相当多的原始史料。这些史料类属大致可述于下:

一、明代官方史志和文书。

如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记录了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大小事件,共十三部 2909 卷。其中不乏大量的关于明朝对外交往活动的记载和明代皇帝对于海禁政策的记录。还有《明史》、《明会典》等,这些官修史籍,多取材于官方的档案资料,记载的历史比较系统完整,是研究明代海禁问题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二、古代学者的各类著述。

在明代,出现了多种介绍外国历史和中外交往历史的文献典籍,例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诸葛元声的《三朝平壤录》,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张燮的《东西洋考》,张萱的《西园见闻录》等。这些著作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后人研究明史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由于对于明代中外关系研究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热点，目前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使新的研究增加了难度。但我仍尽力以拙文展示明代各朝海禁政策初貌，揭示中国何以走向闭关锁国，沦为落后挨打的局面。以史为鉴，警醒我们铭记历史惨痛的教育，不要重蹈覆辙。

当然，志多存于胸中，下笔却难酬。以我现在的学力，要论述得完满、作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还是很难的。这次毕业之作，虽尽力而为，但疏漏乃至错疑之处肯定存在，祈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明前期的海禁政策

中国自秦汉迄明代,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所出产的生丝、绸缎、瓷器、茶叶、药材等等,深为世界许多国家所喜爱。同时中国也需要外国的许多物品,如胡椒、香料、珠宝、白银等等。千百年来中外商业交往未断,且不说汉代亚欧丝绸之路,唐代以后海上交通日益兴旺发达,在东南沿海开放港口与海外国家通商,密州(今山东诸城)、杭州、明州(浙江宁波)、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海港商埠。唐代广州中外客商荟萃,政府在这里设市舶司,对中外贸易进行有序的管理。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虽算不上一个强大的王朝,但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却远远超过了前代。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已不必像以前那样沿海岸线航行,从而开辟了从印度南端横渡印度洋到东非的航线。其实宋朝从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就在广州重新设置了市舶司。此后,北宋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和秀州设置了市舶司。宋代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贸易往来,市舶收入成为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招徕外国海商的措施,极大的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

元代虽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统治者胸怀颇大,在对外交往中可以说采取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政策,不仅在文化上对世界各种宗教兼容并蓄,而且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鼓励中国商品出口。元代的市舶管理和征税制度更加完善,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市舶收入也非常可观,成为元代的军国之所资。

如果唐宋元时期的这种海外贸易的势头得以保持下去的话,中国历史的面貌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子。然而,真实的历史却迥然相反,明王朝一反前代之所为,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从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洪武时期海禁开始实施并逐渐强化

(一) 洪武初期积极发展对外交往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 44 之 24, 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1936 年版。

洪武时期的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极力发展与周边诸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官方往来；另一方面对民间交往则严加禁止，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面临的是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严峻局面。政治上，针对元末政局混乱、制度紊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新王朝建立后人心不稳的局面，急需加强中央集权，以稳定大局。经济上，社会经济衰弊，当务之急在发展生产，以对稳固新王朝的统治提供物质基础。军事上，蒙元残余势力虽然北遁沙漠，但仍然拥有一定兵力，蒙古贵族在等待南下反攻中原之机，军事上仍然对当时明朝北疆造成威胁。面对这样的现实，明王朝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以求发展的国际环境。出于这样的需要，朱元璋制定了以睦邻友好为主要设想的外交政策，他曾在有关诏谕中一再强调“与遐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①这是真实心理的流露，并非虚饰之语。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各部大臣，总结历代王朝政策得失，郑重告谕他们：“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限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指蒙古)，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②

根据睦邻友好的原则，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首先派符玺郎契斯、知府易安等，分别出使高丽、安南，并致国书于周围各国，通报他已即位改元，取代了元朝的统治，希望与各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国书回顾中国与周围邻邦的传统友谊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遐迩，一视同仁，故中国莫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③并说明他的外交政策：“朕已承正统，方与遐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④接着，又陆续派遣使节出访日本、占城、爪哇、琐里、暹罗、真腊、三佛齐、渤泥、琉球和西洋诸国，重申明朝的外交政策和建交的愿望，并赐赠国王金绮缎纱罗，还送去大统历，使知正朔所在，能奉若天道。洪武三年(1370年)，在给爪哇国王的国书中，他进一步申明：“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

① 《明太祖实录》卷37，南京江苏国学图书馆1940年影印本。(《明实录》皆用此版本，下同)

② 《明太祖实录》卷68。

③ 《明太祖实录》卷37。

④ 《明太祖实录》卷37。

外人民,各安其所。”^①洪武五年(1372年),接见来访的高丽民部尚书张子温,他又再次表示决不无故兴兵侵犯他国,愿与各国和平相处的态度,说:“昔日好谎的君王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②朱元璋的睦邻友好外交不仅表现在派遣使节出访,说明大明的外交政策,而且,他还努力让海外国家感受到明朝国力的盈实,并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明太祖曾对主持外交事务的礼部官员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贵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③

(二) 洪武时期的主要海禁政策与措施

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对日本的外交失败为契机,明太祖彻底改变了洪武前期他对海外国家的那种积极招徕和安抚的政策,而代之以严格限制往来的“海禁”政策。此年,朱元璋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④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惟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⑤可以说,明太祖对于海外国家的外交政策几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洪武四年,朱元璋也曾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但这实际上是当时鉴于张士诚、方国珍败亡之后,“诸贼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⑥所实行的一项临时性军政措施。对之,《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更直接明白:“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时国珍余党多入海剿掠故也。”^⑦到洪武十四年,随着明太祖对张、方旧部的招抚和利用(如起用方国珍的侄子方鸣谦制定防倭之策),随着张、方顽固势力老者死、壮者老的自然代谢,很显然,这一年,明太祖正式宣布的“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与洪武初年宣布的“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令相比,内容有了变化与发展,增强了禁止中外民间往来的实质倾向,“其时刑罚严密,与倭贸易者,罪至监禁数十年。”^⑧“海禁”开始转变成为割断中国人民与海外世界联系的闭关措施。

继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后,洪武

①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24《列传》第212《外国》5“爪哇”,中华书局1974年版4月版。《(明史)皆用此版本,下同)

② 《皇明诏令》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8月版。

③ 《明太祖实录》卷68。

④ 《明太祖实录》卷139。

⑤ 《明太祖实录》卷231。

⑥ 张瀚:《松窗梦语》卷3“东倭纪”,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松窗梦语)皆用此版本,下同)

⑦ [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中华书局1977年2月版。《(明史纪事本末)皆用此版本,下同)

⑧ 郝玉麟等修:《福建通志》卷222。

十七年(1384年)更下令“禁民入海捕鱼”^①。当时“商人由赴温州各场支盐者,必经涉海洋”,明政府也不许其“乘船出海”。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蕃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蕃。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蕃,私易货物,故严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相交易者,悉治以罪。”^②(注:所谓前代不许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出蕃,乃指珍贵及有关国防物资不许出蕃,并非断绝所有的官民私自出海交通。因为元代是鼓励官民出海,通海外诸国,当时国际贸易很盛。明代海禁则不然,严禁私自出海,断绝私人一切海外交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由于禁令收效甚微,沿海商民多私下诸蕃贸易香货,又专令禁止民间使用诸蕃香货:“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而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用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③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④

此外,明王朝还把海禁以法律形式颁布全国。据《大明律》“兵律”中的“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载:

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货物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凡守把海防武职官员……许令货船私入,串通交易,遗患地方,及引惹蕃贼,海寇出没,害我居民,除真犯死罪外,其余俱问受财枉法罪名,发边卫永远充军。^⑤

《大明律例》又规定: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票号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撞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蕃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蕃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蕃货,与探听下海之人,蕃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

① 《明太祖实录》卷 159。

② 《明太祖实录》卷 205。

③ 《明太祖实录》卷 205。

④ 《明太祖实录》卷 252。

⑤ 《大明会典》卷 167《刑部》九《律例》八“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万历重修本,中华书局 1988 年影印本。《大明会典》皆用此版本,下同)

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蕃货并入官。^①

《大明律例》严禁民间制造二桅以上的大船，违者重判。其时远洋通海，必须用二桅以上的大船，只有如此，才能有乘风破浪的可能。明政府为了达到海禁政策的彻底施行，可谓无不用其极了。这些律令都是在朱元璋亲自主持下制定的，要求后世子孙都得严格执行。这样，海禁政策成为明王朝的基本国策。在这些律令的严格执行下，海上商旅悉被禁绝，形成所谓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贡的局面。

与海禁政策相联系，朱元璋还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迁界，将沿海附近岛屿的居民迁入大陆，以防止内部奸民私通倭寇。如浙江宁波、台州、温州滨海的岛屿，“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国初信国公(汤和)奉教行海，俱引倭，徙其民，市居之，约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②福建、广东沿海和澎湖三十六个岛屿的居民也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悉数迁内，“以三日为限，限民徙内，后者死。”^③

为了实行海禁，明王朝还对外国使节的朝贡次数和路线做出了种种限制。如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对高丽使臣说：“教想官人每往登州过海，三个日头过海的，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禁)海，有如海里来，我不答应。……不要贪的来，今后其余的海里，不要通连。”^④

此外，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朱元璋又对朝贡实行勘合制，由礼部置勘合号簿，发给各国。这种勘合最早发给占城、暹罗、真腊三国，以后也发给其他国家。如发给暹罗的勘合：“每国勘合二百道，号簿四扇。如暹罗暹字号勘合一百道，及暹、罗字号底簿各一扇，俱送内府；罗字号勘合一百道及暹字号簿一扇，发本国收填；罗字号簿一扇，发广东布政司收比。余国亦如之。每改元，则更造换给。”^⑤外国凡来朝贡者，都必须持有明朝颁给的勘合和本国的表文，到所经过的布政司交验表文，比对勘合，然后才许放行。关于向三国颁发勘合的目的，乃验中国出使使臣之真伪，惟恐有人诈称朝廷使节而乘机沟通外夷。“凡中国使节至，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为伪者，许擒之以闻。”^⑥

为了有效实行海禁，明廷还采取了征船户为军、加强海防等措施。洪武四年十二

①《大明会典》卷167刑部九律例八“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万历重修本，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

②王士性：《广志绎》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郝玉麟等修：《福建通志》卷66“杂记”。

④《高丽史》世家卷4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

⑤《大明会典》卷108，礼部66“朝贡通例”。

⑥《明太祖实录》卷153。

月,“诏靖海侯吴祜籍方海珍所部温、台、庆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凡以十一万一千七百余,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对(方)国珍余党多人海剽掠故也。”^①这显然是一种有政治意图的严厉措施。整饬海防是推行海禁和防止海上势力内扰的重要措施。明廷在沿海广置卫所,派驻重兵,严行稽查。以后又不断派军政大员到沿海督修城堡等防御工事。例如,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命老将汤和赴东南沿海巡视,方国珍的从子方鸣谦同往。他向汤和建议“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②然后在近海处按籍抽兵,用以戍守。洪武二十年(1387年)四月,朱元璋又命老将周德兴赴福建沿海巡视。他到福建后,“按籍金练,得民兵十余万人。相视要害,筑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防海之策始备。”^③以后,类似的工事时有兴筑。显然,这是实行海禁的强有力的措施。

(三) 洪武时期实行海禁的原因

促成洪武中后期朱元璋海外政策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看是因为对日外交失败这一主要因素,还包括明太祖对其他国家的外交也未取得如愿效果。如爪哇人杀死明朝派往三佛齐的使节;安南国王也“作奸肆侮,生衅构患,欺证中国。”^④仔细分析,却发现其中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这种转变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分不开的。在明初,朱元璋所要重建的是自然经济,而商品经济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只要拿明初的情况和宋元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看出来。商税的多少自然反映了国家剥削程度的轻重,但也可以大体反映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商税越多,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水平越高,反之亦然。在古代,商税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支柱。北宋景德年间,商税有450万贯。南宋时,高宗末年仅市舶收入一年即达200万贯,大体上相当于北宋市舶收入的三倍多。元朝前期,一年商税折银大约450万两,也很可观。但是,明初的商税在国家财政中就无足轻重了。查阅有关明代的典籍,例如《明实录》、《国榷》、《明史》等,都没有明初商税数额的明确记载,足见商税不是明初国家收入之大宗。这种经济现象表明,明初所显示出来的是一幅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图景。对于这种自然经济来说,自然没有进行海外贸易的强烈要求,这就是明代实行海禁政策的最根本的经济原因。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几乎全部商品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有哪个蠢人要推行海禁,

① 《明太祖实录》卷143。

② 《明史》卷126《汤和传》。

③ 《明史》卷132《周德兴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137。

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明初，朱元璋就能推行这种政策，而且还能行得通，这与当时商品经济水平低下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海疆不靖”是明代实行海禁的直接原因。如果仅仅因为自然经济原因，还不一定非要实行海禁不可。封建自然经济只是一种基本和潜在的因素，并不是直接和经常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明代实行海禁，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所谓的“海疆不靖”。在东南海上对明王朝构成威胁的主要有两种势力：一是被朱元璋击溃的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二是所谓“倭寇”的威胁。张士诚、方国珍分据东南海上，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东南海上，有时还到山东沿海。在明代，山东分南北两部分，南部相当于现在的山东省，北部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辽宁省。张、方余部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并时刻准备卷土重来。他们经常与其他国家的海上势力相勾结，共同反明。例如，他们就经常和日本海盗相联络。“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①

海上的另一个威胁是倭寇问题。元代曾两次对日本用兵，都以失败告终，官方遂断绝往来。日本人为得到中国货物，在元代就不断到中国沿海进行抢劫。入明以后，为祸更烈，给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威胁。洪武十年，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认为日人要帮助胡惟庸夺取帝位，故十分恼火。为此，朱元璋经常派大员到沿海巡视，一方面追剿倭寇，一方面大规模修筑城堡。海上的各种敌对势力给明王朝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对此十分担忧和警惕。他感到后患一时难以消除，便采取了海禁这种消极的方法。朱元璋说过一句可称为泄露天机的话：“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②朱元璋实行海禁，就以“祖训”的形式为后世皇帝所遵行，成了既定国策，长期延续了下来。

再次，明代实行海禁，还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一是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二是朱元璋的小农意识，狭隘而不务远略。朱元璋不准商人穿丝绸等华丽衣服，对商人经商严加控制，而且商税也很重。海外贸易作为一种商业活动，自然也要处在他的严格控制之下了，因此可以说，海禁也是朱元璋抑商思想在海外贸易中的体现。朱元璋实行海禁也是与他的小农思想分不开的。朱元璋出身农民，小农思想根深蒂固，这在他称帝后都有表现，如朱元璋原来所属的红巾军是利用白莲教来组织和发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

② 《明太祖实录》卷70。

动群众的，但朱元璋称帝后却不允许其再传播。他对于海外情势，自恃中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外国物品。他本人又很俭朴，不尚奢华，对海外的奇珍异宝也不感兴趣。有了“朝贡贸易”这个渠道，既可以满足他万邦来朝的虚荣心，又可以获得必要的海外物品，似乎没有必要让私人出海贸易。倘若天下百姓都出海，既减少了剥削对象，又难以管理，说不定还会给王朝的统治带来意外的麻烦。朱元璋是个专制思想极其强烈的帝王，体现在对外经活动中就是海禁政策。

最后，朱元璋实行海禁，与明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也是有关的。明代与宋代不同。宋代有严重的“冗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财政负担重，而疆域狭小，农业税收有限，需要依靠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税收来补充。明代实行军屯，规模庞大且行之有效，因而明初的国家财政不需要负担军费的支出。在封建时代，军费支出是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明初不但没有这种负担，而且疆域也比宋代大得多，故农业税收也比宋代多得多。明代官员队伍也不像宋代那么庞大，官员的俸禄也很低，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的收入即可维持，不需要依靠海外贸易的税收。明代财政上的这一特点也是实行海禁的一个原因。

明代海禁政策的实施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中国重农抑商的大陆自足发展的传统民族心理与价值取向在最高统治者的对外政策上的体现，也是中国统治者在十四到十六世纪面对国际与国内形势新变化所做出的一种消极反映。

二、永乐时期海禁的松弛

（一）明成祖放宽海禁，积极发展对外交往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年号“永乐”。明成祖是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对其父朱元璋制定的对外政策做了诸多改革，虽未明令废除海禁，但却大大放松了海禁，并在永乐年间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

明成祖即位伊始就遣使四出，广加招徕，推行一条开明友好的睦邻政策。他恢复了被朱元璋废掉的市舶司，优待来使，放宽了海禁，从而使永乐年间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中外友好交往的盛期。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重新设立了三地的市舶司：“于浙江、福建、广东设置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每司置提举一员，从五品；

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① 这是明成祖放松海禁以加强中外交往的一个直接措施，也显示了他对外交往的积极态度。来华的外国贡使随之急剧增加。于是，明成祖于永乐三年又下令，在三市舶司各设驿馆，以专门接待贡使及随行人员。福建馆名“来远”，浙江馆名“安远”，广东馆名“怀远”。从三个司驿馆的名称可以看出，明成祖对诸国来华人员采取了非常友好的态度。市舶司作为发展海外交往的窗口，被废 29 年后又重新设立，无疑是明成祖积极发展海外交往的明确信号。

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于京师设立四夷馆，隶属于翰林院。四夷馆的主要职能是培养和储备翻译人才，当时称之为“通事”。四夷馆的这类职能正如《明会典·礼部》所记：“总理来贡四夷并来降夷人，及走回人口，凡一应夷情译审、奏闻……入朝引领，回还伴送，皆通事专职。”^②很显然，四夷馆是永乐年间对外交往扩大的产物，他的设立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外交往。

明成祖即位之初，颇有点“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当时，只有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琉球（今日本冲绳）和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来贡。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明太祖朱元璋不务远略的结果。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谋反伏诛，朱元璋遂对外国来贡多方限制。从《明实录》和其他史籍来看，洪武末年来贡的还有朝鲜和安南。即使这样，来贡的国家也显然是太少了。这对好大喜功的明成祖来说，实在太不能令人满意了。他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明成祖即位后，这种局面顿时为之一变。他即位刚三个月，打了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就于九月“以即位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西洋、苏门答腊、占城诸国。上（明成祖）谕礼部曰：‘……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③由此表明了明成祖对诸国的态度，不仅“广示无外”，而且来者不拒，不再像他的父皇那样对外国贡使多方限制了。这也是明成祖对他开明友好的睦邻政策的表白。

其实，当时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朝鲜。这次广泛出使，朝鲜不在其内，那是因为在此之前已遣人前往。明成祖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八月一日就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当时辽东尚未归附，明成祖可能担心朝鲜仍忠于建文帝，所以最先遣使去朝，借以孤立在辽东的建文势力。

明成祖对来华贡使都给予友好的接待，不管他们的国家是大是小、是强是弱，

①《明太宗实录》卷 21。

②《明会典》卷 190《礼部》，万历重修本，中华书局 1988 年影印本。

③《明太宗实录》卷 12 上。

明成祖都要亲自接待，并给以丰厚的赏赐。除此之外，遇有重大喜庆节日，例如元旦、郊祭、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时，明成祖都邀请各国贡使参加宴会和庆祝活动。有时，明成祖还单独设宴款待外国贡使，借以了解国外情况。

贡使们在中国干了违法的事，明成祖一般不予惩治，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永乐元年（1403）九月，日本遣使入贡，先到达宁波。礼部尚书李至刚奏道，外国贡使不得私带兵器，更不能私下卖给老百姓，应将日本贡使的刀枪之类“籍封送京师”。明成祖答复道：“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资费亦多，其各有资以助给路赞，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①李至刚又奏道：“刀槊之类，在民间不许私有，则亦无所鬻，惟当籍封送官。”^②明成祖又回答道，刀枪没地方卖，官府就出钱买下来，“勿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此要务也”^③。日本贡使违禁私带刀枪，明廷不仅未予“籍封”，反而由官府出钱买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明成祖反复重申，“岂当一切拘之禁令”，“勿拘法禁”，这显然是指海禁而言。以前，官员们都是以严遵禁令为尽职，这时明成祖不让臣下“拘之禁令”，自然是对远人的优待，也是对洪武“祖训”的变通。

明成祖有关此类的話还可以找到许多。例如，永乐二年（1404）五月，琉球山南王遣使来贡，竟私自带着银子到景德镇购买瓷器，法当逮问。明成祖却说：“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④

明成祖即位以后，虽然是放宽了海禁，但是仅仅是放宽而已，也未敢明令废除海禁。这主要是因为，他指责建文帝“变祖乱制”，自己打的旗号是恢复祖制，所以对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也不敢明令取消。这从他刚即位后发布的谕旨中看起来。建文四年（1402）七月一日，这是他即位还不到半个月，就在颁布的谕旨中重申：“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⑤这表明，他刚即位时仍遵行洪武时的海禁政策。但纸面上的条文和实际执行的情况并不一致。他表面上虽然那样说，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大大放松了。

洪武时期，有关海禁的诏令每过一两年就要重申一次，还时不时派军政大臣到沿海巡视。明成祖只是在即位之初宣布过海禁法令，以后则再也没有宣布过这类的

①《明太宗实录》卷22。

②同上。

③同上。

④《明太宗实录》卷29。

⑤《明太宗实录》卷10上。

诏令。恰恰相反,有关优待来使的诏令却不断颁降。明成祖对来华人员一概采取欢迎的态度,并为他们提供很多的方便条件,并给予很高的礼遇。不管他们的国家是大是小、是强是弱,明成祖都要亲自接待,并给以丰厚的赏赐。除此之外,遇有重大喜庆节日,例如元旦、郊祭、万寿节、冬至时,明成祖都要邀请各贡使参加宴会和庆祝活动。

明成祖还制定了对外国贡使的赏赐条例。贡使们代表他们的国王向中国朝贡,成祖颁赏时也首先赏赐他们的国王和王妃。为使这种赏赐与天朝上国的身份相符,赏赐之物自然是十分优厚的。除国王和王妃外,对贡使成员都按级行赏,即使未入流的随从,也赏给“钞六十锭,丝一表里”^①。这显然也是明成祖睦邻友好政策一种体现。

(二) 郑和下西洋

提到明成祖,自然使人想到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不仅在中国航海史上,而且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是走出国门,积极发展对外交往,是主动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象征。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郑和前后七下西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使明王朝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友好关系。随着郑和船队在汪洋大海上劈波斩浪,洪武、建文时消极保守的海禁政策受到有力冲击,中外贸易得到有力推动。

1、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原姓马,所以有的书上就称他为“马三保”。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攻灭了云南的梁王政权,郑和被俘入宫,阉割为宦官,后被朱元璋拨给燕王朱棣听用。郑和在明成祖身边长大,在靖难之役中亲临战阵,多立奇功,深受明成祖的赏识和信任。明成祖即位后,命他为内宫监太监,并赐姓为“郑”,从此以后便更名为“郑和”。由这种经历可以看出,郑和是深受明成祖信任的人。

为了郑和能顺利出使,明成祖十分关心建造海船。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即命福建建造 5 艘海船,以备下西洋之用。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又命改造海运船 249 艘。据《明史·郑和传》记载,这些船只很大,长 44 丈,宽 18 丈,可乘千余人。当时,大概只有中国才能建造这么大的船只。这种大船是郑和安全远航的可靠保证。

明成祖还为郑和组织起人才齐全的出使队伍。郑和这支队伍有 27800 人,除军

① 《明太宗实录》卷 233。

士外, 还有各种行政和后勤人员, 像医官、文书、通事(翻译)、火长(船长), 凡所需人员, 可说是应有尽有。

那么, 明成祖到底为什么这样兴师动众, 这样一而再, 再而三地命郑和大规模出使呢? 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应该说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除了发展对外友好交往以外, 至少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明成祖之所以积极推行“遣使四出招徕”的对外政策, 是与他缺乏政治权威相关的。我们知道, 朱棣是以一个领有北边军权的藩王通过武力而登基成为明朝皇帝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他的登基完全不合封建正统、法统和皇统。按照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 他的起兵“靖难”行为纯属犯上作乱; 按照其父皇亲自制订的《大明律》, 他的行为又完全属于“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因此, 他急需收服人心, 提高个人声望。在封建专制时代, 封建帝王为提高个人声望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明成祖派郑和出使, 颁正朔, 广施赏赉, 以使“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天下, 施及蛮夷。舟车所至, 人力所通, 莫不遵亲, 执圭捧帛而来朝, 梯山航海而进贡”。^①这种“万邦臣服”、“祯祥毕集”的盛况, 可以大大提高皇帝的声望, 树立自己“代天行命”的天子形象。这对明成祖收服民心是大有益处的, 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 有明一代, 始终存在着所谓“北虏南倭”的压力, 这种压力深刻地影响了明王朝的内外政策。在明初, 南边的倭患尚不甚严重, 主要威胁是北边的蒙元残余势力。蒙元势力虽北走沙漠, 但仍保留有一支相当强的军事力量。明太祖朱元璋虽屡次遣将北征, 但始终未能根本解决问题。明成祖当燕王时, 即与蒙元势力进行多次交锋, 对这种威胁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他即位不久就长驻北京, 摆出与蒙元战斗的姿态。纵观明成祖一生, 除靖难之役外, 他的军事生涯差不多都是与蒙元势力周旋。他曾亲自五征漠北, 反击蒙元势力的侵扰。北边的这种形势, 使明成祖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南方。通过郑和下西洋, 发展和南边诸国的友好关系, 正是为了贯彻他的这种战略意图。于是, 永乐年间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 在北边是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远征, 在南边则是郑和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远航。成祖用兵于北疆, 施德于南方, 正是一种威德并举的战略。郑和果然不辱使命, 在下西洋的过程中施恩布德, 使双方的友好关系建立并增强起来。终永乐一世, 除安南外, 南方基本没发生什么战争。明成祖晚年, “威德遐被, 四方宾服, 受朝命而人贡者殆三十

① 费信:《星槎胜览》序, 中华书局 1954 年版。

国”^①。这大部分的功劳应归于郑和的出使。

郑和船队有两三万军士，除了可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②以外，对南洋一带的海寇还可以就地剿捕。例如剽掠商旅的旧港头目陈祖义即被郑和擒获杀掉。这就进一步保证了南方的安宁。

第三，《明史》的作者们在《郑和传》中曾写有如下意见：“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宏等通使西洋。”^③提到了“踪迹建文帝”的用意，就寻找建文帝的目的而论，有的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耗竭巨资，遍历亚非三十余国，其长年累月、不惜代价而又漫无涯际搜寻，如果说仅仅为了一个‘仁弱’的建文帝的失踪，显然是不合情理的。”^④但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虽不是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但可能是一个附带任务。从古代帝位之争来看，建文帝如果没死，而漂流海外，对明成祖来说始终是心腹大患，他派人进行暗访，也是符合情理的。

2、郑和下西洋的过程

从永乐三年(1405)开始，郑和在永乐年间连续六次大规模出使，在宣德年间进行了第七次出使。郑和的船队一般都是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先到福建五虎门，由五虎门南下占城（今越南南部），再由占城到满刺加（今马来西亚）、爪哇等，穿过马六甲海峡继续往西行使。当时的船只都是帆船，需借助风力，所以郑和出使时都是在冬季或早春，以便借助于东北季风。郑和回国时都是在夏季，以便借助西南季风。郑和前三次出使的终点站都是印度半岛南端的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自第四次以后，郑和才越过印度半岛南端，到达波斯湾沿岸，并与阿拉伯半岛诸国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发生了交往。起初，郑和船队是沿海岸线航行，后来，郑和的船队便由印度半岛南端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口和非洲东岸诸国。今将郑和 7 次出使的时间和所经主要国家与地区列表如下。

序号	出国时间	回国时间	所经主要国家和地区
一	永乐三年冬	永乐五年九月	占城、暹罗、苏门答腊、旧港、满刺加、锡兰、古里
二	永乐五年冬	永乐七年夏末	占城、爪哇、满刺加、暹罗、渤泥、锡兰、加异勒、柯枝、古里

① 《明史》卷 7《成祖本纪》。

② 《明史》卷 304《郑和传》。

③ 《明史》卷 304《郑和传》。

④ 陈尚胜：《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 年 3 期。

三	永乐七年九月	永乐九年六月	占城、爪哇、暹罗、满刺加、苏门答腊、阿鲁、锡兰、柯枝、古里、溜山、阿拔把丹、小葛兰、甘把里
四	永乐十一年冬	永乐十三年七月	占城、爪哇、满刺加、暹罗、柯枝、古里、阿鲁、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喇哇
五	永乐十五年冬	永乐十七年七月	占城、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里、阿鲁、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木骨都束、麻林
六	永乐十九年冬	永乐二十年八月	占城、爪哇、满刺加、榜葛刺、锡兰、古里、阿丹、祖法尔、刺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卜喇哇
七	宣德六年十二月	宣德八年七月	占城、满刺加、苏门答腊、暹罗、锡兰、溜山、小葛兰、加异勒、柯枝、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尔、刺撒、阿丹、木骨都束、竹步、天方

郑和每到一地，首先是开读明成祖对各国王和当地头目的诏谕，以宣扬中国皇帝皇恩浩荡，邀其到中国朝贡。《郑和家谱·敕海外诸番》条载有这种诏谕的原文：

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祇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摠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

开读诏谕后，接着对国王进行一番赏赐。赐物主要是金银和文绮、彩绢等物，且赐及王妃和大臣。诸国君王自然也要有一番奉献。这些官方活动结束后，再与当地进行一些货物交易，换回一些宫廷需用之物。

明成祖还让郑和在海外排解邻国纠纷。郑和第二次出使时，明成祖特意让郑和赍敕去暹罗，要暹罗与占城、满刺加等邻国搞好睦邻关系，不可恃强凌弱。郑和到暹罗开读了明成祖给国王的敕谕：

占城、苏门答刺、满刺加与尔俱受朝命，安得逞威拘其贡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可为鉴戒。其即返占城使者，还苏门答刺、满刺加印诰。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①

暹罗马上遣使来中国，贡方物，谢前罪，遣还占城使者，送还满刺加和苏门答刺的印诰，使这一带恢复了和平和安宁。像这种为邻国排解纠纷的事，明成祖还让

① 《明史》卷324《暹罗传》。

郑和干过多次。

3、郑和下西洋的巨大成就

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这突出表现在它的规模大、时间早和技术先进。它比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的航海要早半个多世纪。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创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既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全人类的自豪。

郑和下西洋，推动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成为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早了 87 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早了 92 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 114 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促进海外贸易扩大，带动了中外经济交流与发展。郑和下西洋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双边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和书籍等运往国外，换回当地的香料、药材、动植物、珠宝及生产瓷器所需原料等多种货物。这种贸易活动，推动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郑和下西洋的带动，在一定程度上使海禁变得较为松弛。沿海人民“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①。其他国家的一些商人也冒充贡使，来中国进行商品交换活动。在这期间，中国人前往南洋一带定居的越来越多，他们都起到了先进经济文化传播者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郑和下西洋，向海外传播科学文化、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宗教艺术等中华文明，将中国在建筑、绘画、雕刻、服饰、医学等领域的精湛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郑和下西洋，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但中国人没有恃强凌弱，郑和

^① 《明宣宗实录》卷 130。

下西洋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28年间，郑和船队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对外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600年前，面对人类还知之不多的广阔无垠的海洋，面对险象环生的长途远航和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郑和与他的船队没有退缩，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继汉、唐、宋、元各代与世界各国人民陆上交往的不断扩大，又开辟了中华民族从海上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将中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发扬了中华民族重视海洋、探索海洋的科学精神，为振兴我国海洋事业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是一个既有陆域又有海域的国家，中华民族为探索海洋奥妙、发展海洋事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勇于探索海洋、经略海洋的生动写照，激励我们不断增强海洋意识，加倍努力，振兴中国的海洋事业。

（三）明成祖对外政策的局限及产生的消极后果

明成祖对外政策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致使不少人称之为“永乐开放”。但是，这种改革仍有不可忽视的局限。从大处来看，这种局限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明成祖只是放宽了海禁，但并没有废除海禁，因而还谈不上真正的开放。相反，明成祖在位期间也曾发布过两次仍行海禁的诏令，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他刚即位就重申：“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① 永乐二年（1404）正月，明成祖得知福建滨海人民往往私自出海，遂下令“禁民下海……所在有司防其出入”。^② 这表明，私人海外贸易在当时仍属于非法，海禁政策作为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祖制”，在永乐仍被重申执行，只是在执行过程中适当放宽了一些而已。

其二，明成祖在对外交往中仍然遵循“厚往薄来”的政策。对外交往不仅在政治上要和平友好，而且在经济上要互惠互利，通过公平交易互通有无，以求共同发展。但是，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明朝就一直推行厚往薄来的政策。明成祖继续把这种政策发扬光大。他命礼部制定了对贡使及随从人员的赏赐条例，本来就很优厚了，

^① 《明太宗实录》卷10上。

^② 《明太宗实录》卷26。

但他看了以后又说：“虽加厚不为过也。”^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明成祖对贡使都给予丰厚的赏赐，其附带私物在中国交易，都受到免税待遇。这类不时之赏不可胜数，致使国库严重空虚。

这些局限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其中，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尤为明显。

第一，明成祖未能断然废除海禁，就是明代后世皇帝一直未能摆脱海禁的幽灵。如果明成祖是个平庸的皇帝，人们就不会为这一点去责备他。但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内外经营，使明朝的国力达于鼎盛。他设立了奴儿干都司，派郑和大规模出使“西洋”，大规模营建并迁都北京，浚通大运河，组织编撰《永乐大典》，等等，这就足以使他跻身到中国古代著名的帝王之列。他积极发展对外交往，对朱元璋保守内向的对外政策做了诸多改革，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他只是放宽海禁，却没有断然废除海禁，成为一大憾事。他完全可以趁靖难之役后振刷朝纲之机，将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断然废除。他距此只差一步，但这一步他却沒有迈出。因此，尽管后世有时松一点，有时紧一点，但海禁仍被奉为“祖制”而被继续执行。嘉靖时海禁顿严，致酿成长达数十年的“倭变之乱”。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嘉靖时的“倭寇”十之八九是中国海商，真倭是极少数。清承明制，只是稍作变通，清的“闭关”（当时亦称为海禁）和明代的海禁一脉相承，终于使中国一步步陷于落后挨打的境地。

第二，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航海事业，在当时的确波澜壮阔，令人叹为观止。无论是航海技术、造船技术，还是组织水平，在世界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但是，郑和下西洋只是昙花一现。明成祖死后，只在宣德年间进行了一次远航，随后就戛然而止，连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资料也被焚烧一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半个多世纪后的欧洲却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航海热潮，并出现了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著名航海家，终于导致了地理大发现，从而大大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这种对比实在太耐人寻味了。我们后人既为明成祖时期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而自豪，也为郑和航海事业的戛然而止而惋惜。究其原因，这仍是明成祖对外政策的局限所致。在海禁还是国家基本政策的情况下，像郑和这类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只能在特定时期偶一为之，不可能长期为继。更何况郑和在海外仍执行“厚往薄来”的政策，更是导致郑和航海事业戛然而止的直接经济原

① 《明太宗实录》卷 233。

困。

产生这些局限有着深刻的原因。明成祖未敢明令废除海禁，最主要的原因是如何对待“祖制”的问题。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建文帝继位，随即开始“削藩”。明成祖原在北平做藩王，因反对削藩而毅然起兵，号称“靖难”，并口口声声指责建文帝违反“祖制”，“改易祖法”。明成祖通过武力夺得皇位后，为了表明自己遵守“祖制”，证明自己才是明太祖的正统继承人，便“务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罢之”^①。他在即位诏中就宣布：“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②但明成祖的皇位毕竟是武力夺来的，他并不是明太祖的法定继承人，因而被许多旧臣视之为“篡逆”。像方孝孺等大批臣僚，宁被杀头也不愿向明成祖称臣，致酿成“诛十族”、“瓜蔓抄”之类的惨祸。于是，明成祖就有一个奇妙的心态：越是说他不是明太祖的正统继承人，他就越要把自己打扮成正统继承人的样子；他越是指责建文帝违反“祖制”，自己就越要显得更严格地维护“祖制”。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他夺取皇位是正义之举。因此，对明太祖制定的海禁政策，他尽管在内心深处并不赞同，但也未敢明令废除，而只能在具体执行中放宽一些。明眼人不难发现，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这种需要足以压倒其他诸多因素。要彻底摆脱“祖制”的阴影，的确需要果敢和胆略。明成祖在这一点上却“犹抱琵琶半遮面”，给历史留下深深的遗憾。如果说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的话，明成祖对海禁的态度可算作一个典范。^③

①《明史》卷158《列传》37。

②《明太宗实录》卷10上。

③ 晁中辰：《明成祖对外政策的改革与局限》，载台湾《历史月刊》1994年第12期。

第二章 明中期的海禁政策

一、洪熙—弘治时期海禁政策再次强化

洪熙至弘治时期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尤其是正统年间发生了“土木之变”,更明显的成为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与此相适应,明王朝对海外交往也趋向于保守。这时国势日衰,对郑和下西洋那样大规模的经营海外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因此,郑和下西洋在宣德年间进行了最后一次后就成了千古绝唱。朝贡贸易日趋衰落,有关海禁的诏令却一再重颁。

明成祖还在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就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只是由于永乐年间国力强盛,明成祖威柄独操,执意出使,所以郑和下西洋才能连续成行。明成祖死后,明仁宗即位后停止了郑和下西洋,在仁宗的即位诏书中,停止下西洋成了重要内容:

一、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其未买者悉皆停止。^①

由此可以看出,凡是和下西洋有关诸事都被停止。不仅如此,郑和与下西洋官兵也被安置到南京去戍守。

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即死去,宣宗继位。由于仁宗推行了一条保守的对外政策,在宣宗即位后的头几年,各国来贡者甚少。宣宗对这种门前冷落的境况很不满意,于是命郑和进行了第七次出使。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永乐时大规模出使的余绪,是强弩之末,这次下西洋的停止也标志着郑和航海事业的结束。郑和下西洋主要就是不讲究经济效益,花费太大,再加上封建王朝对海外政策保守倾向的发展,遂使郑和下西洋成了千古绝唱。

明仁宗继位以后,一改永乐朝对国外贡使的优厚态度,既不对外国极力招徕,甚至还多方面限制,也不像永乐时赏赐那样丰厚。这种倾向在明宣宗御制《帝训·驭夷篇》中表述得很清楚:

四夷非可以中国概论,……彼知慕义而来贡,斯为善矣。然非我族类,故其心叛服不常,防闲之道不可不谨。故国家置边固,简将帅,励兵甲,严守备,

^①《明仁宗实录》卷1上。

使之不能为中国患而已。…… 驭夷之道，守备为上。《春秋》之法：“来者不拒，去者不追”。^①

由宣宗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来，对海外诸国的态度以防御为主，如能“慕义”来贡，表示欢迎，如不愿意来贡，也不必故意去招徕，即所谓“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很明显，这与永乐朝积极招徕的态度比起来，保守色彩已大为加重。

仁宗至孝宗这段时期，不仅官方往来受到诸多限制，朝贡贸易趋于萎缩，而且对私人海外贸易也加紧控制。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

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比者已有擒获，各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者，一体治罪。^②

由明宣宗的这段申谕可以看出，随着永乐年间海外交往的扩大，私人海外贸易也在暗中得到一定发展。这些海商居然打着朝廷的名义从事海外贸易，可见已有一定的规模。这里所谓“诱引”外人为寇，实际上就是指与外国海商私白交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鼓励人们告发私自出海贸易的人，宣宗明令给与告发者犯人一半的家产。对于私人出海贸易来说，这种上下结合的措施是很严厉的。

宣德六年九月，宁波知府曾上奏，谓禁止沿海人民下海捕鱼妨害民生，请予弛禁，许百姓下海捕鱼。宣宗认为这是“贪目前小利而无久远之计”^③，而予以拒绝。为了禁止老百姓以下海捕鱼为名，乘机与外国私相交易，朱元璋曾制定了禁止人民下海捕鱼的禁令。永乐时未颁布过这类禁令，看来实际上是放松了一些。宣宗又重申这种禁令，显然是加强海禁的举措。宣德九年八月，宣宗下令：“诸外夷使回，不准挟带中国之人及买中国幼童出境。”^④ 类似这种限制外国贡使的禁令屡有颁布。

明英宗继位后也不时发布这类禁令。例如《明英宗实录》载：

（正统十四年）福建巡海按察司金事应珍言，旧例，濒海居民私通外夷，贸易番货，漏泄军情，及引海贼劫掠边地者，正犯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罪同。上

①《明宣宗实录》卷38。

②《明宣宗实录》卷130。

③《明宣宗实录》卷83。

④《明宣宗实录》卷112。

(英宗)命刑部申明禁之。^①

从有关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确有不少私自下海的商人,致使沿海居民和一些官吏受到严惩。

在景泰年间,由于福建漳州是海上走私最活跃的地区,漳州知府谢骞为了杜绝这类走私活动,遂在漳州濒海地区实行牌甲法。此法大致如同过去的保甲法,只是更加严厉,按居住地随地编甲,数甲为一总,每总置牌。本总下民户一般每5天带牌赴官府点校。当地官府按牌进行约束,一人走私,同甲之人有告发的义务,如知情不告,事发后就要受到牵连治罪。这对私人出海贸易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措施。

明孝宗也不时颁发加强海禁的诏令。例如弘治六年(1493)十一月,南京的一个官员奏称:“近年以来……有贪利之徒治巨舰,出海于夷人交易,以私货为官物,沿途影射。今后商货下海者,请即以私通外国之罪治之。”^②经“都察院复奏,从之。”^③也就是说,凡是私自出海贸易者,就要以私通外国罪处置。

由上可见,在洪熙至弘治年间,明王朝对海外交往的态度趋于保守,朝贡贸易明显衰落,对私人海外贸易屡加申谕禁止。但是私人海外贸易仍在暗中存在并有所发展,这是由私人海外贸易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私人海外贸易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按经济法则行事,以牟利为目的,而不含有什么政治目的。朝贡贸易则不然,他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行为,不是经济行为,因而不以牟利为意,以“厚往薄来”为指导思想。私人海外贸易则是另一个样子,当时获利非常高,获取十几倍的利润很常见。这种高额利润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海商违禁私出,不论统治者如何严禁,私人海外贸易也总是不能禁绝。其二,沿海人民以海为生,明王朝实行海禁,无异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他们为了不坐以待毙,便千方百计私自出海。

二、正德年间海禁的时松时紧到逐步废弛

从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角度来看,正德年间是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时正值16世纪初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最先来到中国沿海,西班牙和荷兰人接踵而至。于是,中国传统的海外贸易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海外交往的性质和内容都出

①《明英宗实录》卷179。

②《明孝宗实录》卷82。

③ 同上。

现了许多新情况。正德年间的海禁进一步废弛，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

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西欧进入规模日益增大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中国，此时正值明中期，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欧洲各国为了积累资本，迫切要求发展海外贸易，东方世界成了重要目标。欧洲各国早就知道，中国是个极其富饶的东方大国。中国似乎遍地是金银，并生产丝绸和陶瓷，经营这些物品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同时，南洋一带盛产香料，也是欧洲人生活所必需。以前，这些物品主要经阿拉伯人之手转运到欧洲。欧洲国家如能直接来东方贸易，则可以免掉阿拉伯人攫取的中间利润。这对欧洲各国发展海外贸易来说，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欧洲各国竭力探寻通往东方的海上之路。随着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先后来到中国沿海。

而此时的明王朝，正是武宗执政时代。明武宗是个出名的荒唐皇帝，他不理政事，经常出游，宠信宦官，像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刘瑾就活跃在正德年间。这时皇庄恶性发展，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了明中期规模最大的刘六、刘七大起义。明宗室宁王朱宸濠也趁机在南昌起事，差一点夺走了明武宗的皇位。在这种背景下，正德年间的海防自然进一步废弛，海禁也不像过去那样严厉。尤其是正德初年实行抽分制，标志着明代海禁有了明显的放松。私人海外贸易在这时有了明显的较快的发展。

（一）抽分制的实行和海禁的废弛

在正德以前，明王朝虽然设有市舶司等机构，但并未向宋元时期的市舶司那样进行征税。只是到正德年间，实行了抽分制，明代的市舶司才开始有了税收。但是，明代的所谓“抽分”并不始于正德时，在洪武年间即已出现。只是当时的“抽分”并不是一种税收，而是指“给价”部分，即对贡使附带私物抽出若干份，由官府出钱买下。这在《明太祖实录》中有明确记载。贡使“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以偿之。仍除其税。”^①也就是说，贡使附带私物中，不仅抽分给价的部分没有税，而且未给价的部分允许在市舶司或会同馆自行贸易，也不抽税。

这种办法延续了百余年，弘治皇帝曾想加以改变。当时曾规定：“凡番国进贡，国王、王妃及使臣等附至番货，以十分为率，五分抽分入宫，五分给还价值。”^②但

①《明太祖实录》卷45。

②《明会典》卷113。

是,“如奉旨特免抽分者,不为例”^①。这里的“抽分”显然就是一种税收了。奇怪的时,“如奉旨”则可以免抽,也就是说不一定要抽,实际上也确实未抽。仔细查找弘治年间的有关史料,看不到市舶司进行征税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的市舶司在正德以前的确没有任何税收。

正德年间的“抽分”就是真正的税收了。从《明武宗实录》上可以看出,这种办法始行于正德三年,但未明确记载抽分比例。从有关材料判断,很可能是十分抽二,即对贡使的附带私物抽十分之二的实物税。《广东通志》也有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载。正德年间,明廷对抽分办法进行了廷议,确定为十分抽二。实行抽分制以后,海禁松弛,私人海外贸易大为活跃,这使得保守官僚又有了反对抽分的口实。但是,抽分制毕竟合于形势的发展,抽分所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广东官员不愿轻易的放弃。自正德三年以后,抽分制在正德年间基本上一直在实行着,不仅如此,对外国贡士所带私物,以前多有限制,正德时不仅不加限制,反而采取优容甚至鼓励的态度。明武宗就曾下令:“各夷朝贡,例许稍挟私货以来。盖羁系远人,宜俯顺其情,而不可过放,以伤其向化之心也。”^②既然皇帝说“不可过防”,地方官员出于经济利益自然也就更加放松。这显然是放松海禁的一项举措。

(二) 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

在正德年间,随着抽分制的实行和海禁的废弛,朝贡贸易进一步衰落,而私人海外贸易明显趋于活跃。以前,外国在中国朝贡是获取中国物品的唯一渠道,正德年间实行抽分制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外国海商只要向广东地方官员交纳十分之二的税金,就可以自行交易,就可以从中获得中国的任何物品。于是,朝贡贸易的地位自然就降低了。例如,占城与明王朝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频频来贡。正德十年来贡过一次,此后,其国贡使亦不常至。另外对外国贡使附带私物“给价”的部分,正德时也改变了过去那种高出其价值数倍的做法,而用牙人居间评估其实际价值。这使得外国贡使通过朝贡获益的数量大为减少,从而也降低了外国来贡的热情。于是朝贡贸易衰落的同时,私人海外贸易则有了明显发展。

自正德初年起,“布政使吴廷举,首倡缺少上供香料、及军门取给之议,不拘年分,至即抽货。以致番舶不绝于海澳,蛮夷杂沓于州城”^③。这里所说的“至即抽货”,就是指对贡使附带私物进行抽分。以前还有年限的限制,这时也一改旧章,“不

①《明会典》卷113。

②《明武宗实录》卷43。

③《明武宗实录》卷194。

抽年分”，只要声言来贡，则抽分后听其自行交易。这当中，有的是真贡使，更多的是海商冒充贡使。这里所说的“番舶”，显然主要是指海商的船只。

葡萄牙人最初来到中国沿海时，先是在广州近海的屯门岛屯身，在那里与中国海商私相交易。这是一个新的贸易对手，而且来到了中国近海，这必不可免地成为中外海商进行私下贸易的刺激因素。

实行抽分制后，不仅南洋一带国家的海商冒充贡使来华，其他国家也有这种事例。例如正德四年十二月礼部奏：“日本国进贡方物，例三船，今只一船。所赏银币宜节为三之一。且无表文，只咨本部。”^① 在明代，日本把来中国朝贡看成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总是尽可能地扩大规模。明廷对其加以限制，永乐时限为两只船，宣德时限其只许来三只船。这次却只有一只船，却没有表文，看来很可能不是日本真贡使，而是日本海商。

有的外国使团成员居然勾结中国官员出海经商。例如正德五年初，“满刺加国王所遣使有亚刘者，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也，以罪叛人其国，为通事。至是，与国人端亚智等来朝，并受厚赏。因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宇，谋往浣泥国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贿，伪造符印……”。^② 只因他们这一伙人闹内讧，事情才败露，受到惩处。

这时的中国海商不仅格外活跃，而且出海的规模也明显扩大：正像反对抽分的广东官员陈伯献所说：“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③ 这里所说的“公为贸易”，实际所指的就是那些在海禁政策下不能进行的私人海外贸易，只是因为实行抽分制后，海禁废弛，那些中外海商居然公开进行贸易，本来是违法行为，这时似乎变成公开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海商居然达“数千”之多，这是以前所见不到的。在正德以前，有海商数十人就算是较大的团伙了。这些海商竟然还私置兵器，纵横海上，这种现象也是以前所见不到的。看来，这些中国海商随着规模增大，已开始武装自卫。

对于正德年间海禁的废弛和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张维华先生有过很好的概括。他说：“事实上，当时沿海地方官吏久已不遵成宪，而是故作痴呆地默允一部分私商的活动。积而久之，私人的海外贸易成了既成的事实。这样的一种转变，不能看做仅仅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内部普遍的具有发展海外贸

①《明武宗实录》卷58。

②《明武宗实录》卷59。

③《明武宗实录》卷113。

易的要求。所以旧日的海禁政策以及对于朝贡关系的海外贸易那些控制的办法，迟早是要变更的。”^① 正德年间的这种变化，正是适应了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

三、嘉靖年间海禁政策高度强化

（一）嘉靖朝的社会经济状况

明代中叶的中国社会经济与以往相比不同的一点是，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商业性农业、民营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商品的种类与数量迅速增多，专业性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某些部门和地区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棉、麻、桑、茶、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普遍，促使粮食生产转向商品化。官营手工业由于匠户不断逃亡而衰落，民间手工业在商品经济刺激下迅速发展，无论是丝织、棉纺、制瓷、冶铁还是制糖、造纸、印刷等行业，其生产规模与技术工艺都超过了前代，为商品出口提供了充足的货源，显然刺激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业流通加快，江南各地兴起大批工商业城镇，出现许多著名商业集团，如徽商、浙商、闽商、粤商等。富商大贾的商业资本一旦转向海外，必将为私人海上贸易提供雄厚资金。尤其到了嘉靖朝，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手工业繁荣，商业城镇迅速增多，加上土地兼并的高度化，农村人口转而从商者不计其数。而他们既然缘海为生，自然会谋求海外发展。

这一时期，作为出海贸易物理技术支持的明代造船业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船舶种类繁多，船体设计合理，结构坚固，设备齐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船体更加庞大，载重量增加，如王直海商集团航行中日之间的巨舰，“方一百二十步，可容两千人，木为城，设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② 船的桅和舵按照严格比例制作，使船的重心下降。造船木料考究，船体不同部分因受力不同，而选用不同木材。当时船厂密布，能根据各条航线的不同情况而设计相应的船只。东南沿海人民在长期航海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在地文航海技术方面，航速的计算和航道的测定更为精确，已能够编绘出东西二洋各条航线的详细航路，并发现了比原来航路更快的新航线。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不仅熟练掌握了“牵星术”，观日月出没辨航海方向，测量星斗高低定船舶位置，而且已研制出能观测天体高度的仪器。在航海气象的观察方面，对海洋季风、海潮、海雾的起消规律已有充分的掌握，并将之编成

① 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第3章第3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诸葛元声：《三朝平壤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谚语歌谣。正是因为发展海外贸易的经济驱动与技术支持已相当成熟,所获之利润又如此丰厚,才使得嘉靖年间的海上贸易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兴盛起来,从而也使得民间自发牟利行为与政府严厉管制之间的冲突成为必然。

(二) 嘉靖朝的海禁政策及“倭变之乱”

明代的海防以备倭为大端,实行海禁,也以备倭为最主要的内容。两起日本使团居然在中国土地上相互攻杀,还杀害中国官员,这自然会刺激一些人加强海禁的呼声。例如嘉靖六年九月,浙江巡按御史杨彝奏言:“请令布政司移咨本国(日本),今后遣使入贡,务遵定例。如违,定行阻回。仍令行巡海备倭诸臣,修战具,谨烽堠,选锋蓄锐,以戒不虞。”^① 明世宗批准了他的奏请,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海禁。

由争贡之役所引发,当时任给事中、后任内阁大学士的夏言也上了一道奏疏。嘉靖初年再严海禁,这道奏疏的影响最大。夏言说:

“……倭寇敢于中华肆行叛逆,各该地方官员先事不能防御,临变不能剿捕,漫无筹策,坐失机宜,以致荼毒生灵,占据城池,劫夺库藏,焚烧官府,戮害将臣,辱国损威,莫此为大。及查据前后幸奏,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辞多遁。情纽宽纵,而功罪未明……宗设所领倭夷不满百十令人,而宁、绍两郡军民何啻百万!今乃仍被凶残,肆意攻略,竟无与为敌,尚谓国有其人!……貽国大耻,事出非常。”^②

他主张严肃查处,严行海禁。其中最直接的一个措施就是废除市舶司。据《明史·食货志五》载:“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也有内容相同的记载,似乎三处的市舶司皆罢去。但据《明史·职官志四》记载:“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看来,后边的这条记载比较具体和切合实际。

至于日本来贡事,明廷要日本严格遵守十年一贡之例,人不得过百,船不得过三艘,但日本来贡之事并未被严格废止。从《明世宗实录》中可以看到,嘉靖十八年闰七月“甲辰”,日本国王“复遣使来贡”。此次来贡距上次(嘉靖二年)来贡“十有七年”,嘉靖帝十分警惕,命浙江地方官严加译审。大概因这次来华朝贡颇顺利,故第二年二月“丙戌”,日本贡使又来,并请颁予嘉靖新勘合。明廷令将旧勘合缴完,始易以新,并再次申严十年一贡之例。但日本并不愿遵守,而是于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又来贡。因不合贡期,明廷依例阻回,贡物令其带回国。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丁

^① 《明世宗实录》卷80。

^② 夏言:《桂洲奏议》卷2,明刻本。

酉”，日本贡使提前一年来贡，船数、人数都不合规定，“四船，六百人，先期而至，欲泊待明春贡期”^①。第二年六月，巡抚朱纨报闻明廷，许日本贡使“五十人赴京，余者留嘉宾馆”。^②

经日本贡使反复陈请，谓“贡舟高大，势需五百人……增一艘者，护贡舟也”^③。明廷未予严究，“百人之外，各量加赏犒”^④。至于日使请赐予嘉靖新勘合之事，因弘治、正德旧勘合未尽缴，终未如愿。日本贡使于嘉靖二十八年得赏后回国。这是日本在明代最后一次来贡。此后两国关系因倭寇问题而日益恶化。

按照明廷的通常做法，当市舶司不存在时，外国来贡事宜则由当地地方官代管。例如嘉靖二年以后日本来华的贡使都是由浙江地方官员接待的。因此，因争贡之役而废掉两市舶司的事是可信的。毫无疑问，废除市舶司是嘉靖初年加强海禁的措施。嘉靖初年对朝贡贸易的管理也严格起来。凡不按贡期来贡者，明廷则不予接纳。像葡萄牙，正德时已许其来中国，嘉靖帝即位不久就处死了葡萄牙的使臣通事火者亚三，将葡萄牙使臣囚于广州狱中。嘉靖帝刚即位时，由于葡萄牙使臣还在中国，葡萄牙的接济船又来到广州，声称接济使臣衣粮。礼部奏言：“佛朗机非朝贡之国……假以接济为名，且夷情叵测……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人境。自今海外诸番及期入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贡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⑤明世宗下令照此执行。这不仅使葡萄牙人不能入境，而且不按贡期来者，或勘合不符者，皆一概拒绝。至于像正德年间那样，海商听取抽分后许自行贸易，更在严禁之列。

从《明实录》等有关文献可以看出，自嘉靖二年以后，外国贡使来华者急剧减少。例如安南和占城，原是和中國关系非常密切的朝贡国，以前往往每年来贡，甚至一年数贡，但自此以后则未再来贡。真腊（今柬埔寨）亦是和中国关系密切的朝贡国，但在嘉靖帝在位的45年间，不曾见其来贡过一次，只是到万历八年才又入贡。只有暹罗（今泰国）于嘉靖五年来贡过一次，其余的南海诸国皆不曾来贡。这种冷落的景象充分说明，嘉靖帝于嘉靖二年申严海禁后，官方的朝贡贸易活动亦大为衰落。

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了日本使者争贡之役的宁波事件。在此后十五年内，明廷不仅对日闭关限贡，而且加强了海防备倭。作为习惯性防范思维的结果，一道海禁法令频频颁下。

① 《明世宗实录》卷3。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明世宗实录》卷4。

三年(1524)四月规定,“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搅造违式海船,私瓷番夷者”,从严惩处。^①

四年(1525)八月又令查禁双桅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②

八年(1529)十二月,更“出给榜文,禁沿海军民勿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违禁大船,举报官拆毁,以杜后患,违者一体重治。”^③

十二年(1533),除毁船之外,复行连坐之法,对私自互市的沿海军民,行“其邻舍不举者连坐”。^④

海禁律法虽严,人皆舍死趋之。统治者自己也认识到,“小民宁杀其身,而通番之念愈炽也。”^⑤嘉靖十三年(1534年),仅到达松门一处的“犯禁通番”船只就达50余艘。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使愈盛。嘉靖二十一年(1542),漳州人陈贵率领26艘满载货物的船只抵琉球贸易,同时抵达的还有潮阳海船21艘,群船上共约1300余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赴日贸易而被风吹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达1000人以上。而在嘉靖年间,为了对付政府的海禁而发展起来的武装海商集团主要有:许栋、王直、徐海、萧显、洪迪珍、张璉等。他们交结倭寇,劫掠沿海,从事海盗式贸易。如许栋“载货往日本贸易,……始诱溥多津楼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港,……寇掠闽浙地方。”^⑥萧显“叛结倭人,连船入寇,首犯直隶之上海,盘踞南沙,劫邑攻城,号称巨寇。”^⑦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纠岛倭及漳泉海盗”,率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⑧,是为嘉靖朝著名的“壬子之变”。

对于这场“倭变”,整个统治集团首先表现出了扑火灭火、毫不手软的态度。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以首任浙江巡抚的身份提督闽浙海防军务,整肃海疆。纨死,金都御史王抒继任,以卢镗、俞大猷为将。“壬子之变”后,复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经总领东南沿海抗倭军权,并取得王江泾大捷。张经死后,明廷在文臣中主要任用胡宗宪以计诱敌,在武将中依靠戚继光、俞大猷等募兵苦战,坚决击倭。故

①《明世宗实录》卷54。

②《明世宗实录》卷54。

③《明世宗实录》卷108。

④《明世宗实录》卷154。

⑤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四库全书本。(《筹海图编》皆用此版本)

⑥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5。

⑦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5。

⑧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5。

明政府对海商集团的剿灭办法分为软硬两手。首赖军事打击,如朱纨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强攻许栋海商集团的根据地一双屿港,“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①又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福建走马溪之战中捕获海商头目李光头等人。嘉靖三十三年(1554),萧显进攻熹定,明军迎击,费尽时日,最后将其“鏖于尤山,围于定海,困于慈溪,分道夹击”^②,将其击溃。嘉靖三十八年(1559),参将王麟伏兵海上,大败严山老,“山老就擒,贼舟沉者七十八艘,死者数千人”^③。其次,采用诱降瓦解之术。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浙江总督胡宗宪以开市为诱饵,捕获王直。其后又以封官晋爵为饵,使徐东海商集团内部彼此残杀,将其各个击破。除此之外明军还纠结外国兵力共同绞杀。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备倭将领俞大猷与董龙“遣通士往暹罗约番兵来”,两路夹攻,将海商集团“诛斩殆尽,余溺死者无数。”^④

嘉靖二十九年颁行的《嘉靖问刑条例》中,则对私人海上贸易加重了处罚规定:“凡夷人贡船到岸,未曾报官船验,先行接买番货及为夷人发买违禁货物者,具发边卫充军。若打造违式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依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泻事情,处斩,仍枭首示众。”“军官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聚结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者,俱问发边卫充军。其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下收买贩卖,若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亦问发边卫充军,番货入官。”这等严厉的条例处分,实际上取缔了民间海外贸易的一切可能形势,即:私造大船出海贸易,租用私造船只出海贸易,招引海外国家的商船进行贸易,与外国使臣交接贸易,出使时携带私货或利用所督海船进行贸易等。

上悬严惩不贷的三尺之法,下有志在剿灭的打击利诱,这还不算,严密的保甲制度也在肃海期间被推行。“委所辖各府佐二官,公同属县掌印官省约典从,亲诣地方,不问腹里沿海与城廓乡镇之处,官吏尘徒举监之家,务逐户挨查,每十家编为一牌,牌内分十直格,皆以巷道为准”^⑤。每一牌年轮一名为甲长,管领九家,每十牌年轮一名为保长,管领百家。“其中若有远出不归或私收丝绵火药等物,假名走广,潜往通番或遁逃海外,久不还乡者,许牌内值日之人抱牌赴首,官为拿究。敢

①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5。

②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8。

③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8。

④ 诸葛元声:《三朝平壤录》卷1《海寇》。

⑤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行保甲》。

有引不举，一家有犯，十家连坐”。^①

古今中外，任何一种镇压都是残酷的。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这场倭变在残酷的镇压下基本宁息，东南海波稍平。对于这场造成“国穷财淡，支细困顿”的抗倭大战，学界的评议不尽相同其聚焦点是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后果，由此形成了两种对立性意见。一种认为，“倭寇之侵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生命财产遭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于我国一些海盗不顾民族利益，勾引外寇蹂躏自己乡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是应该否定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极大的灾难”。^②它的历史后果是使农业、工商业遭受到惨重的破坏，对从明初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破坏或阻碍作用。而与它相反的观点是，嘉靖时所谓“倭乱”完全是明朝政权实行严厉海禁政策，压制新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所引起的，所以这场战争“并不是什么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战争，而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它的历史作用在于，打击了明朝专制统治，迫使地主阶级采取一些让步政策，从而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笔者是倾向于后一方观点。“嘉靖倭乱”其实质是一场海禁和反海禁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即在历史上正义性和进步性并不总是统一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明王朝完全有权实行海禁，既不许外国人来进行贸易，也不许本国人私自出海，从法理上来讲完全是正义之举。但是，这种正义之举却带有很大的落后性，不合于当时世界进步的潮流。因为当时已经进入了16世纪中期，西欧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世界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嘉靖皇帝昧于海外情势，抱定“祖训”不放，仍厉行海禁，从而限制了海外市场的扩大，严重阻碍了正常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海禁不合于历史潮流，它必然遭到海商的激烈反对。当隆庆皇帝部分开放海禁后，这场祸乱也就自然平息下去了。正如一位获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所说：“商品不能越过边境，士兵就会越过边境”。“嘉靖倭乱”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①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行保甲》。

②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第三章 明后期的海禁政策

一、隆庆时期的开海政策

嘉靖皇帝刚愎自用，不能因时达变，虽然在镇压海商集团中耗费巨大，但他至死也不肯开放海禁。嘉靖皇帝死后，明穆宗继位，年号“隆庆”。他接受了嘉靖年间“倭寇之患”的教训，刚继位就宣布部分开放海禁。这不仅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对外关系史和经济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一）隆庆开放的原因

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延续了两个世纪之久，隆庆帝部分开放海禁才使这种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

首先，隆庆开放是海禁政策失败的结果。概括地说，这种政策既违背世界潮流，也违背国内人民的愿望。同时，明王朝把对外贸易活动仅仅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内，“厚往薄来”，违背经济法则。

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正是世界航海事业大发展、世界面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尤其是自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各国的商船队踏遍了世界各地，各国陆续被卷入世界市场。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明王朝却厉行海禁。实际上，中国当时不仅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众多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工艺方面占有优势，因而在海外贸易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形势中。明朝统治者昧于海外情势，作茧自缚，顽固推行海禁，这显然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愚昧之举。

海禁政策也严重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千百年来，濒海人民以海为生，或渔或商。实行海禁，无异于断绝了他们的衣食之源。“……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路，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①”因为人数众多，致使统治者有诛不胜诛之感。“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②”历史一再告诉人们，严重违背人民愿望的政策总是难以持久的。

明廷在实行海禁的同时，仅允许少量的朝贡贸易的存在。明廷在朝贡贸易中“厚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同上。

往薄来”，不讲经济法则，它必然要被以谋取厚利为目的的私人海外贸易所取代。开放海禁，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就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要求。

其次，嘉靖年间商海集团对海禁的激烈反抗是隆庆开放的直接原因。这种反抗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①这话一针见血的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再其次，海外形势的变化推动了隆庆开放。明朝初年，周边国家都是中国传统的朝贡国，自认为是中国的藩属，中国也坦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周边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较低，有的甚至还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经济非常落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十分有限。明中期以后形势大变，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大门口。葡萄牙人最先占据了香料岛和马六甲等地，并进而与中国发生了直接交往。嘉靖时，葡人还租占了我国的领土澳门。继葡人之后，西班牙、荷兰殖民者陆续东来，并分别占领了东南亚的一些地方。于是，在东南亚一带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唯中国马首是瞻的局面。

另外，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发生了“价格革命”，物重钱轻，价格飞涨，商品匮乏。中国传统手工业较为发达，像丝绸、瓷器、漆器、伞、折扇等多种产品在欧洲深受欢迎。殖民者在美洲掠夺了大量的白银，而中国国内的白银却一直很紧缺。这种双向需要对中外贸易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它使中国商品获得了一个广阔的海外市场，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中国海商在海外贸易中获利极丰。利之所在，自然是百法难防。这正如曾官至礼部左侍郎韩世能所说：“……利孔所在，民以死力赴之，而卒不可禁。欲严卒伍以限居民之出入，则小民相容为奸利，吏不得问也。问之，则匕首副其胸矣。”^②这种海外形势的变化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放海禁非但无害，而且有益。

最后，自明中朝以后，逐渐兴起了一股实学思潮，与此相适应，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运动。隆庆开放就是这场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陆王“心学”逐渐成为理学主流，其末流趋于“空谈心性”。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从理学体系中分化出来，提倡“由虚返实”，形成了一股实学思潮。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出现为实学思潮提供了社会基础，使实学逐渐构筑起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时代的主潮。

① 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400，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张萱：《西园见闻录》卷57，燕京大学1940年版。

实学思潮“崇实黜虚”，提倡“经世致用”，这种批判精神表现在济世经国方面就是进行社会改革。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机，富国强兵，一些人大胆的针砭时弊，形成了一股社会改良思潮。一些人则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从而出现了明中期以后的改革运动。在嘉靖、隆庆年间，海瑞、高拱等人都进行过局部的社会改革，他们的改革深度和广度不同，成效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空谈心性，鼓励工商，强调经世致用，对不合时宜的“祖制”进行改革。这场改革至张居正改革而达到了高潮，它涉及到经济、军事、对外政策等许多领域，隆庆开放即是明代海外政策的一项重大改革。

明穆宗继位不久，就按照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下令部分开放海禁：

隆庆改元（1567），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趾、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外臣，无侵叛。而特严禁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列。^①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的“隆庆开放”。以前，不少人提到“永乐开放”，主要是看到永乐年间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实际上，那只是扩大了官方往来。从海外贸易的角度来看，那也只是扩大了一下朝贡贸易的规模，而私人出海贸易仍然为非法。因此，那算不上真正的开放。隆庆开放则不然，它的最大意义是使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从而真正突破了两个多世纪朝贡贸易的樊笼。因此，从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角度来看，隆庆开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

（二）隆庆开放的局限

隆庆开放也存在着许多局限。这种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指导思想上，二是在实施的具体举措上。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统治者部分开放海禁并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而是迫于海商集团的激烈反抗，开禁以息祸。以隆庆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对世界大势并没有清楚的了解，也没有认识到发展海外贸易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开放海禁只是为了“于通之之中，寓禁之法”^②。说这话的人是后任福建巡抚许孚远，他正是一个主张开放海禁的人。他的思想深处尚且这样，其他的保守官僚就更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隆庆开放就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开放，而不可能成为真正全面地开放。

① 张萱：《西园见闻录》卷7。

② 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400。

从隆庆开放的具体内容和举措上看，他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上。

其一，从开放的港口来看，大概是仅限于福建漳州月港（今福建海澄）一地。从中国沿海的港口来看，月港只是一个很小的港口，大船无法入港，只有小船才可出入。之所以称作“月港”，是因为从地形上看，“水萦之如月然”。开放这么一个小港而不开放其他的大港，证明统治者并不是真正想发展海外贸易，而只是开这么一个小孔，借以息祸，即“有禁，然不绝其贸易之路者，要以弥其穷蹙易乱之心”^①。另外，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大都是漳、泉人，其中又以漳州人最多。在漳州开放月港这么一个港口，最容易达到息祸的目的。这也是开放月港而不开放泉州等其他港口的原因。

其二，中国海商通商的地点也有限制。他们到哪个国家或地区去经商，在文引上都要写清楚，而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到任何国家去。尤其是日本，由于“倭寇”问题，故禁之特别严厉。去日贸易被认为是“通倭”，要受到严惩。

其三，对海商经营的物品也有限制。他们只能经营一般的物品，有些物品，尤其是可用军事用途的铜、铁、硝磺等物品，则在严禁之列。对此，许孚远曾记道：

隆庆初年，前任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磺、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几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②

许孚远是万历年间的福建巡抚。他的这段话表明，隆庆开放对通商地点和商品种类都有严格限制。同时也告诉人们，正是隆庆开放以后，“嘉靖倭患”才得以平息，即“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

其四，对海商出海的数量也有限制。海商出海，首先要到海防申请“由引”（也称文引，即出海许可证），起初定额不过 100 张。在引上要注明船主姓名，船只大小，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回来时要据此向都饷管纳税。原来只限制出海船只，没有限制这些船只去什么地方。万历十七年（1589）按照周案的建议，将去东洋贸易的由引和去西洋贸易的由引分别发放，共 88 引。但因申请者太多，遂增至 110 引。这在《东西洋考·饷税考》中有明确记载：

每请引，百张为率，尽即请继。原来定其地而限其船。（万历）十七年中丞周案议，将东西洋贾舶题定额数，岁限船八十有八，给引如之。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

① 《明神宗实录》卷 476。

② 徐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 400。

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①

当时所说的“东洋”、“西洋”,与后来所习称得“东洋”“西洋”不是一回事。当时大体以加里曼丹岛北端的文莱为界,以东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东洋,一地的国家和地区成为西洋。这正如《东西洋考》卷五所记:“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②东洋主要是指今菲律宾群岛,西洋主要是指占城、交趾、暹罗等国家的地区。日本虽在文莱以东,但当时所说的东洋不包括日本。

正因为隆庆开放存在着许多的局限,所以说它是局部开放,还不是完全彻底的开放。

二、隆庆开海对明后期社会经济的影响

隆庆开放以后,私人海外贸易出现质的飞跃,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私人海外贸易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此时白银大量内流,彻底改变了自明初以来白银短缺的状况,使流通领域的银本位制得以确立,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成长。同时,它对中国科技和思想文化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 海外贸易的活跃和白银的大量内流

隆庆元年部分开放海禁以后,白银像潮水一样大量流入中国。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注目的重大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隆庆以前,由于明王朝厉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为非法,在走私贸易中虽然出现了白银内流的趋势,但还不是大量的。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的近80年间,随着私人海贸易的蓬勃发展,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

白银的大量内流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这时正值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各国差不多都陆续被卷入世界市场。16世纪中期,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发现了丰富的银矿,仅秘鲁的波多西一地,到16世纪末已年产白银达20余万公斤。这时的日本也有大宗白银出产,致使欧洲人称日本为“银岛”。在中国,自明初以来白银一直紧缺,明前期甚至禁止白银在交易中使用,也严厉限制银矿的开采。但是,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其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却有着极好的声誉和销路。这时的欧洲发生了“价格革命”,物价飞涨,商品匮乏,经济陷于萧条,物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5《饷税考》。

② 张燮:《东西洋考》卷5《饷税考》。

美价廉的中国物品正可以满足欧洲诸国及其殖民地的大量需求。这种双向需要为中外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正是在这种海外贸易过程中,白银大量流向中国。

隆庆开放后,久被压抑的海外贸易热流便如潮水一样倾泻而出,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东林党人周起元写道:“我穆庙(隆庆帝)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①对当时海外贸易的盛况,这是一种毫不夸张的描述。当时的海外贸易并不是按照经济学上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而是能获得几倍、几十倍甚至百倍的利润。在这种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员也卷入到海外贸易中来,也可说是“亦官亦商”了。

当时,中国海商与日本的交易主要在长崎进行。隆庆开放后,往长崎的中国海商迅速增加。明末大学士朱国桢记道,去日本的中国海商多有“留倭不归者……自(万历)三十六年(1608)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②尽管明政府禁止海商前往日本,但既然允许他们出海,他们的行踪就极难控制,所以前往日本的海商迅速增多起来。

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马尼拉和长崎两地。自正德以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陆续来到中国沿海,澳门和吕宋成了葡、西两国开展与中国贸易的基地。两国都急于得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品。史载,它们“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湖丝百斤,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晶诸物,皆所嗜好”^③。葡、西两国除了少量的毛织品、玻璃、枪炮以外,别的没有多少物品可与中国交换,因而只好用白银来买。

吕宋距中国较近,往来方便,吕宋岛上的商业中心马尼拉就成了中外海商进行大宗交易的主要场所。因中国商船回航无货可载,所以中国海关只有向他们征收银子,称为“加增饷”。西班牙很早就占领了墨西哥和秘鲁等地,那里盛产白银,这使得西班牙人有可能用大量白银购买中国物品。

美洲的白银经过数条路线运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流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启航,横渡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在这里,用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瓷等物品,再将这些物品运往美洲,时称“大帆船贸易”。它实

① 张燮:《东西洋考》序。

②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30“倭官倭岛”,明刻本。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光绪5年(1879)刊本。

际上就是用中国物品换取美洲白银的贸易。

另一个主要来源是日本。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很大。“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需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①。明廷虽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去日利润高，所以违禁去日的商人依然很多，有的就长期在日本住了下来。启年间，福建巡抚南居益说：“闻闽、粤、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②日本在与中国交易时，也主要使用银子来买中国货。当时，日本的石见、秋田、佐渡等矿山都盛产白银，其主要流向是中国。在此过程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起了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从长崎把白银运往澳门等地，再将换得的中国商品运往长崎，往来贩运，获利甚丰。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估算，“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③。一般说来，1元折银7钱2分。从有关资料综合估算，在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1亿两左右。这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与明王朝的白银赋入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个数字是相当巨大的。据《明史·食货志》载，在嘉靖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④。万历时，由于张居正当国，整顿赋役，故赋入大增。“万历六年，太仓岁入凡四百五十余万两。”^⑤这是最多的一年。万历时一般岁入白银400万两左右。显而易见，明后期流入中国的白银大致相当于嘉靖时约50年的白银赋入，相当于万历时近25年的白银赋入。这对中国社会经济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二) 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白银的大量内流，直接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明初行钞，因这种纸币可以随意滥印，所以很快贬值，正统时即已出现了“钞壅不行”的局面。铜钱价值低，正所谓“钱贱不便大用”。但自明初以来白银一直比较紧缺，因而严重限制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价值高并且稳定，便于携带，利于进行大宗商品交易。有没有充足的白银供给，当时就成为商品经济能否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曾有过深刻的论述：“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

① 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明熹宗实录》卷58。

③ 梁方仲：《明代的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1939年第2期。

④ 《明史》卷78《食货志》。

⑤ 《明史》卷78《食货志》。

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交换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①白银就是最适于担负这种社会职能的贵金属。明后期白银大量内流使国内缺银的状况得到改观。

白银的大量内流使中国货币实现了白银化,确立于银本位制。白银所代表的不是权力,而是商品、货币本身的价值,在交换中可以公平地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是商品经济得以长足发展的必备条件。同时,白银是一种世界货币,银本位制为进一步开展海外贸易、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可能。

白银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流通,这些银子很多就是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来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三中说:(西班牙)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万历时给事中郝经说:“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即北地,惟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②白银的广泛流通,大大增强了交换手段,对商业的繁荣无疑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白银的大量内流,使国内商业资本趋于活跃。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商人,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商业活动。这在徽商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明朝后期,徽商成了势力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史载:“新安(徽州)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③有的商人拥有上百万两白银,这在明代以前是几乎看不到的。徽州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另外,还有粤商、闽商、吴越商等商业集团,握有巨资,组成商帮,到处建立会馆,进行大宗的商品贩卖,使明后期的商业资本显得异常活跃。^④

在商业经济繁荣的刺激下,明廷官员早置不准官员经商的禁令于不顾,使越来越多的官员卷入到经商谋利的潮流中来。例如在广东,“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⑤。万历年间,京师的一些太监也公然经起商来。例如太监张诚,他的“布店遍于都市,所积之资,都人号为百乐川”^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7页。

②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7《钱法议》,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谢肇淛:《五杂俎》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 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载《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⑤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⑥ 《明神宗实录》卷293。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都市的繁荣，这在东南沿海一带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广州、福州、漳州、宁波等城市，都既是对外贸易商港，又是商业都会。明后期，苏、松、杭、嘉、湖所谓“江南五府”，日益发展成为江南最繁荣的城市。这时的上海也开始日渐繁盛起来，时称为“小苏州”。南京是明朝的“留都”，这里的商业活动也是一片繁忙景象。在江南和沿海一带涌现出的中小市镇更是数不胜数。我们同时还看到，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沿长江和运河向内地辐射，在其沿岸陆续兴起了一些新的工商业城市。在这种历史潮流的推动下，贱商的观念也开始改变。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走上了经商的道路。东林领袖人物顾宪成、缪昌期，其先都是商人，他们本人都有重商倾向。黄宗羲更明确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这种思想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白银的大量内流为一条鞭法的推行提供了物质前提。一条鞭法的核心是将赋役折成银两缴纳。如果没有白银的广泛流通，老百姓无处筹措银两，这种办法是绝对无法推行的。实践证明，一条鞭法在东南地区推行得较为顺利和成功，而在商品经济落后的西北地区就阻力较大，其关键就在于白银流通的多寡不同所致。

与此同时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得以滋生和成长。在马克思看来，贵金属的充分供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他指出：“应当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因此，16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要素。”^①

白银的大量内流推动了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②这告诉我们，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对封建经济结构必然要或多或少地起瓦解作用，而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它就像是温床。

白银的大量内流是以商品的大量输出为前提的，这就必然要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我们知道，纺织品一直是主要的输出商品，所以纺织业在东南地区发展最快。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

万历时官员张翰曾说：“余尝总揽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贮，而三吴为最。”^①不只是像苏州、杭州这些大城市的生产规模很大，即使新兴起的嘉兴的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在有关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中，苏州的纺织业最为典型，这与海外贸易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

白银的大量内流，使得一些人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货币资本，其中必有一些转向生产领域。这种转移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明后期一些商人兼营产业，这本身就包含着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移。

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海商所面对的是广阔的世界市场，需要有大宗商品供给，一些个体小生产者已无力承担。为了保证有稳定的货源，这些大海商拿出一些资金，或自己组织生产，或为一些“厂家”提供工具和原料，产品由海商外销。这些海商或他们的代理人就具有了“包买主”的身份。我们同时还看到，外国商人还经常要中国海商向他们提供有特定规格的商品，这就要求中国海商通过代理人在国内组织生产。例如，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10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就曾向董事们写信报告：“这些瓷器都是在中国内地很远的地方制造的，卖给我们各种成套的瓷器都是定制，预先付款。”^②这在当时已不是个别现象。例如，据西人记载，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荷兰人因袭击葡萄牙商船得到大约60吨中国瓷器，后来运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皇亨利第四买到一套餐具。很显然，这种餐具是按照西方人的需要专门生产出来的。

白银大量内流还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

当时，确实造就了一批手中握有大量货币的富人。海商“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像郑芝龙，“岁入以千万计，富拟于国”。明朝后期，人们往土地上投资的兴趣明显减弱，“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趋薄而赋役重也”^③。这种现象有利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移。

白银作为价值稳定的支付手段，为发展雇佣劳动、实行货币工资提供了条件。我们的确看到，这种雇佣关系在当时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海外贸易中，船主和雇员之间的这种雇佣关系也得到了发展。史载：“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钓槽大船，倩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等为水手，金土山、黄承灿为银匠。

① 张翰：《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

② 冯先铭等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页。

③ 谢肇淛：《五杂俎》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

李明，习海道者也，为之乡导；陈华，谄倭语者也，为之通事。”^①“倩”即雇用之意。“倩郑松、王一”，即是雇佣郑松、王一。其他人如水手、银匠、向导、通事(即翻译)，也都是雇用来的。他们一起去日本经商，赚了许多白银，对这些雇工都是用白银支付工资。这里没有什么人身依附的迹象。这种工资雇佣关系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基本特征。

正像一切事物都具有二重性那样，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也有它消极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明后期物价上涨，出现了“物重钱轻”的状况。赋役折银交纳，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尤其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内地和西北地区，老百姓受的剥削特别重。明朝后期，从最高统治者到下层士大夫，贪欲心都急剧膨胀，以至万历时出现了矿监税使四处搜刮的可憎局面，社会奢侈成风，东南沿海地区尤为强烈。由于白银价值高，便于储藏，致使“窖藏”白银成风，使大量白银退出了流通领域，影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再加上仍有许多人乐于购置土地，从而大大限制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移。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长期处于“萌芽”状态而不能长高长大的重要原因。同时，白银的广泛流通促使高利贷资本日益活跃，使许多贫苦群众陷入高利贷罗网而难以自拔。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明显地加剧了晚明社会的不稳定。^②

三、天启—崇祯年间海禁的时松时紧

鉴于海禁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祖训”，所以终明一世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敢于明令废除，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有松有紧。到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海禁的“祖训”和各种有关诏令已如一纸空文。崇祯帝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时重申海禁，但收效甚微，且因臣民的反对不久即又放宽。这时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国家已寥寥无几，而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已呈不可阻遏之势，涌现出众多的海商集团。其中，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势力最大，几乎完全控制了东南海上的私人贸易。天启帝在位 7 年，崇祯帝在位 17 年。此时传统的海禁政策更加废弛，继续来中国朝贡的只有周边少数几个关系密切的国家。

(一) 海禁时松时紧趋于废弛

随着明末政治的腐败日甚一日，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海禁政策的废弛日益加剧。

① 王在晋：《越语》卷 21“通番”，明万历辛亥刻本。

② 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 年第 1 期。

天启时大宦官魏忠贤擅权，朝廷的主要精力在应对辽东危机，对东南沿海的贸易秩序未做任何整饬。崇祯帝虽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收获甚微。广东自嘉靖八年林富上疏以后，即有了一个相对有序的贸易环境，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崇祯帝时松时紧的海禁政策主要针对闽、浙沿海一带。

崇祯帝继位后，他最关心的是国内的安定，而对私人出海贸易之事不甚热心。崇祯元年三月，当他得知东南沿海的海寇活动猖獗，似乎触动了他的神经，立即下令禁止私人出海贸易，海禁顿严。当时的私人海外贸易已有一定的规模，官府一纸命令是难以禁止的。他们不能公开出海，就使用各种办法偷偷地出海。海禁不仅不能禁绝私人出海贸易，反而使官府失去了许多税收。因此，这种政策不仅遭到海商和沿海百姓的反对，也遭到许多开明官僚的反对。例如兵部尚书梁廷栋于崇祯三年十二月上疏，请宽海禁，以苏民困。他在疏中说：“……闽之土既不足养民，民之富者怀资贩洋，如吕宋、占城、大小西洋等处，岁取数分之息。贫者为其篙师长年，岁可得二三十金。春夏东南风作，民之人海求衣食者以十余万计……”^① 仅在福建沿海，靠出海贸易为衣食之源者就“以十余万计”，这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足见当时的海外贸易于国计民生之重要。崇祯四年七月，福建巡抚熊文灿上疏，谓李魁奇和钟斌等几个大海寇已相继被剿灭，请求部分开放海禁。崇祯帝接受了熊文灿的请求，遂下令开放了福建一带的海禁。当时，广东有一个相对有序的海外贸易环境，所以隆庆以后明廷严行海禁与否主要是指福建沿海一带。

这次开放海禁只延续了一年多时间，因大海寇刘香老等骚扰浙、闽沿海，崇祯帝便又下令申严海禁。崇祯五年十一月，苏松巡按林栋隆上疏称：“至通番之禁未严，或多漏网……今日久禁弛，大盗仍往来其中……当如嘉靖故事，复加禁约……”^② 当时东有后金虎视眈眈，西有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如东南海上再出现像“嘉靖倭患”那样的祸乱，那天下就真的没有一片安静之地了。因此，崇祯帝对海寇问题十分敏感。他又一次申严海禁，禁止福建沿海商民出海。

崇祯八年四月，刘香老被郑芝龙消灭，东南海上的寇警大为减少，请求开放海禁的呼声又渐渐高了起来。崇祯十一年一月，给事中傅元初上给崇祯帝一道奏疏，题为《请开洋禁疏》，其中说道：“今军需孔亟，徒求之田亩，加派编户，此亦计之无

① 《崇祯长编》卷 4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1962 年版。

② 《崇祯长编》卷 65。

如何也。”^①并详述了开市可以佐饷的理由，可为福建沿海百姓开条生路。崇祯帝遂又开放了福建海禁。自此以后，就未见崇祯帝再有申严海禁的诏令。这时明王朝已到灭亡前夕，天下汹汹，崇祯帝无论什么诏令都已经难以得到认真执行。崇祯时的海禁时松时紧，无疑不利于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但是，由于当时政治黑暗，天下大乱，东南沿海的私人海外贸易还是在暗处顽强发展。

（二）朝贡贸易逐步走向瓦解

像终明之世未明令废除海禁一样，终明之世亦未明令废除朝贡贸易。但是，由于国内和国外的各种原因，到天启、崇祯年间，朝贡贸易已名存实亡，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还不时来中国朝贡。

从国内方面来看，自正德年间实行抽分制以后，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尤其是隆庆开放以后，中国海商便可以合法的身份到海外经商，明初开始实行的海禁政策已败坏不堪。外国可以通过这种私人海外贸易获取中国的物品，而没有必要一定要通过朝贡贸易这条渠道来获得，所以来中国朝贡的热情大为降低。再加上明末政治腐败日甚，辽东战事再加上李自成等农民大起义，天下多事，所以除了几个关系特别密切的传统朝贡国以外，其他国家能不来就不来了，明廷也无力求全责备。

从国外方面来看，自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沿海，并将南洋、印度洋一带中国传统的朝贡国占为殖民地，不仅使朝贡国越来越少，而且海道也不像过去那么通畅。也就是说，即使那些未变成西方殖民者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也因“海道梗阻”而不再来中国朝贡。因此，明初那种来华朝贡使臣“络绎于途”的盛况已不见踪影，而只有少数几个关系特别密切的国家不时来贡，以象征性地维系双方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朝鲜，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两国关系最为密切，很多典章制度都模仿中国，自称“小中华”；来中国朝贡的次数最频。朱元璋原定其三年一聘，实际上往往一年数贡。后改为二年一贡，但亦不肯遵行，而是借用各种节日来贡，明廷一般都不予拒绝，而且来即在会同馆开市，许其贸易。朝鲜贡使所附带私物在华出售，明廷也不予征税。一直到天启、崇祯年间，朝鲜一般情况下仍一年两贡。在天启七年(1627)和崇祯九年(1636)，清军两次出兵朝鲜，第一次定盟结为“兄弟之国”，第二次结盟为“君臣之国”，但朝鲜仍克服各种困难，或明或暗地继续来中国朝贡。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明朝灭亡，朝鲜才最终停止了和明廷的联系，由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6。

明朝的藩属转变为清的藩属。

在清兵入关以后，仍然向南明政权朝贡的国家只有一个琉球(今日本冲绳)。明初定琉球二年一贡，每次不过 150 人，但实际上往往提前来贡。明太祖朱元璋“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①，即要这三十六户充任琉球贡使的船工。时至今日，当地仍有很多居民自称是这三十六户的后裔。万历四十年(1612)，日本入侵琉球，饱掠而去。明廷念琉球残破已甚，遂改定十年一贡。因琉球往往提前来贡，天启三年(1623)又改为五年一贡。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在国事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命户科给事中杜三策前往琉球，册封新王继位，“成礼而还”。直到北京、南京相继为清兵攻陷后，琉球仍奉明正朔，并曾前往福建向南明唐王政权朝贡，“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②

安南(今越南北部)在历史上与中国的关系亦甚密切，但终明之世国内时有动乱，主要是黎民和莫氏互争雄长。明廷原定安南三年一贡，但因国内不宁，往往不能按期来贡。从有关文献可以看到，万历年间仍不时有安南使臣来华。但自万历三十四年以后，即再也看不到来华的安南贡使。因此，在天启、崇祯年间，历来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安南也停止了向中国朝贡。

从上面所列举的几个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到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继续来中国朝贡的国家只有朝鲜、琉球和暹罗，明初那种来华贡使门庭若市的状况已不见踪影。朝贡贸易这种形式虽未明令废除，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一步步走向土崩瓦解。相反，这时的私人海外贸易真正成了海外贸易的主流。

① 《明史》卷 323《列传》211。

② 《明史》卷 323《琉球传》。

结 语

明代海禁政策的实施给当时与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明代初期,海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地遏制了盘踞在东南沿海岛屿的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的骚扰,为明王朝北疆抗元提供了良好的后方环境。促进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天下的东亚、西太平洋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相对安定,促进了以朝贡贸易为基础的官营手工业的发展。

但是,海禁政策更多的是消极作用。

首先,海禁政策并没有真正起到防范倭乱的作用,实际结果则相反,加剧了“倭患”,据研究发现,“倭寇”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不能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活动,而且沿海少地、多贫瘠,无法依靠农业生存。从而转向走私、转为海盗,或假借倭寇名义骚扰沿海地区。正如张燮所说的:“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不肯转手困穷,于是所在连接为盗溃裂以出。其久潜踪于外者,既触网不敢归,又连接外夷,乡导以入。”^①海禁政策反而造成了逼民为盗的副作用。

其次,海禁造成沿海居民地生活贫困与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海禁政策的实施,使得大量安分的沿海人民失去生活的依靠,仅仅靠少得可怜的贫瘠土地以求生存。而且由于缺乏与海外的正常贸易,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失去了一大块。每年巨额的海外贸易税额从此大量失去。并且由于海外政策的收缩,使得明代从事大量外贸的手工业萎缩,加剧了人民生活的困苦。

再次,由于明朝政府实施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加上官方贸易的逐渐萎缩,在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海外贸易权拱手让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先是转返与中国、日本、琉球、东南亚各国及南亚的海盗走私的大量兴起,接着是欧洲的近代殖民者,从而丧失了在这些地区的贸易主导权。而且隆庆时期的有限开禁也仅仅争得部分利权,贸易也仅限于东西洋,并且还不包括日本。明代实行海禁的这段时间恰恰是世界东西方联系日益密切的关键时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佳时期。而明代得海禁政策恰恰使中国失去了这一良好时机,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105。

与海禁政策相辅相成的朝贡贸易，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违反经济法则，增加了明王朝的负担。对明王朝来说，朝贡贸易的“得”主要是政治方面，其“失”主要在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水平较高，较为富庶。在朝贡贸易中，明王朝“厚往薄来”，不以牟利为目的。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同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促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失”远远大于“得”。朝贡贸易不计经济成本，危害国家利益，从始作俑者朱元璋开始，一直遵循这个“厚往薄来”的原则，并作为“祖训”，贻害无穷。

明代的海禁政策的消极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此。它为后来的清朝所沿袭，而且过之而无不及，演变成完全封闭的锁国政策，使得中国更加封闭，更加孤立于世界，长期游离于世界之外。

最后，海禁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走出了南洋，但并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自宋元以来，东南沿海民间经济势力和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而活动在中国沿海的海盗与倭寇之患也时起时落。中国自古以来，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与西北边疆，现在又增加了来自东南海疆的新威胁，并且海外可能成为失败的政治势力的基地；海盗与倭寇又可通过通商与走私进行骚扰与泄露国内情报。这时中国政治斗争出现的一个崭新的动向。也是中国发展背景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一个发展背景的重要之点。对于新的朱明王朝来说，对这个新问题尤为敏感，故而采取了与官方朝贡贸易政策相对应的民间海禁政策的矛盾措施。这是中国重农抑商的大陆自足发展取向与东南沿海商业开放性发展新趋向的折中。从短期看，也许可行的，因为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但这一政策的长期化与制度化以牺牲新兴经济利益来服从传统政治利益的保守发展取向，是对正在兴旺发展的民间海上商业力量的毁灭性打击，是进一步退三步的做法。

明代海禁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与朝贡贸易一起出台的，并构成了明代天朝礼治天下的基本内容。明代海禁政策的出台与发展很大程度是消极的抗倭，但实际效果则相反，禁之愈严，盗起愈烈。与倭患成了一对相互促进的关系。明代中期的海盗与倭寇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海禁政策的实施引起的。总之，明代的海禁政策的产生、发展以及实施后所带来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及日本资本主义国家，落后是从明代开始的，是自秦汉以来专制主义社会制度对历史发展负面作用的严重恶果，其后愈甚。且不论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如何，仅就中国对外贸易而言，值此15、16世纪海道大通之际，

明朝为巩固其专制统治而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清王朝又继承这一反历史潮流的政策。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走向一体化的时代，中国以其保守的政治而与世界相对隔绝，从而失去更多与世界市场进行物资、金融、文化交流互补的机会，失去借世界市场之动力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竞争机制，而这两个所失去的正是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重要外部条件。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是绝对不可能长期协调发展的，在世界各国激烈的竞争中，落后必受凌辱。殷鉴不远，历史留下了永志不忘的沉痛教训。

参考文献

（一）古代文献

- 1 《明实录》，南京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1940年影印本
- 2 《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 3 《明会典》，万历重修本，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
- 4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 5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 6 （明）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
- 7 （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四库全书本。
- 8 《宋会要辑稿》，北京图书馆影印本，1936年版。
- 9 《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 10 《崇祯长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 11 （明）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5年版。
- 12 《正德大明会典》，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版。
- 13 （明）王沂《续文献通考》，现代出版社，1991年版。
- 14 （明）邓士龙《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15 《高丽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
- 16 （明）诸葛元声《三朝平壤录》，北京，1980年版。
- 17 （明）张萱《西园见闻录》，燕京大学，1940年版。
- 18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75年版。
- 19 《皇明诏令》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8月版
- 20 （明）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
- 21 （明）费信《星槎胜览》，中华书局，1954年版。
- 22 （明）夏言《桂洲奏议》，明刻本。
- 23 （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明刻本。
- 24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光绪5年（1879）刊本。
- 25 （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 26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7 (明) 谢肇淛《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

(二) 书目

- 1 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2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
- 3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 4 陈尚胜：《闭关与开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5 陈尚胜：《‘怀夷’与‘抑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6 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7 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
- 8 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9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10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版。

(三) 论文

- 1 陈梧桐：《明洪武年间的睦邻外交与‘海禁’》，《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
- 2 晁中辰：《论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
- 3 晁中辰：《论明代的朝贡贸易》，《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 4 陈尚胜：《‘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6期。
- 5 陈尚胜：《论明朝月港开放的局限性》，《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 6 陈尚胜：《论宣德至弘治时期（1426—1505）对外政策的收缩》，《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 7 陈尚胜：《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
- 8 李金明：《明代海外朝贡贸易实质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 9 李金明：《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 10 李金明：《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
- 11 钟小武：《洪武年间明朝与东南亚的使者往来》，《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

- 12 万明：《论传统文化与明初对外政策》，《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 13 万明：《明前期海外政策简论》，《学术月刊》1995年第3期。
- 14 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
- 15 周宇：《朱元璋时期海禁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沈阳教育学院学报》第7卷，第1期。
- 16 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 17 晁中辰：《明成祖对外政策的改革与局限》，台湾《历史月刊》1994年第12期。

致 谢

经过三年多的学习和一年来的论文写作，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终于完成。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除了自己的竭尽所能，查阅资料，组织文章之外，更多的是要感谢导师晁中辰教授一次次无私的指导。在相处的过程中，晁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缜密的科学思维、高尚的人格魅力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令我一生受益。

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在我论文写作期间，她包揽了全部家务，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助我查阅资料。

最后，向所有给我帮助的人致以最真诚的感谢！